



遜志齋集卷之四



雜著

官政

欲天下之治而不修為治之法治不可致也欲行為治之法而不得行法之人法不可行也故法為要人次之二者俱存則治俱弊則亂俱無則亡偏存焉則危世未嘗無人也然取而用之與用而責成之無其法則猶無人也今祿而仕者無虛位求其知職而不媿乎祿者無幾人法非不密也而貪暴者不為止怠鄙者不加畏闡葺不振者頑然食乎其間而不以為非其患在乎取之過雜持之過急待



之過賤而黜陟不明耳。奚謂取之過雜可以治人者必有以過乎人也。過乎人之人居恒人之中固已嶮然有異於衆而為衆之所服善用人者取其為衆人所服者而用之故人服其上之知人而歎受知者之稱其任各勉於自修而無有僥倖乎祿位之心使無以過於人而用之於治人之位則人必以上為警而以得位者為冒莫不自以為可用而有賤輕祿位之意曰彼猶吾也何以治吾彼與吾等也何以听吾之曲直於是處士以不仕為高恒人以得位為宜而仕者之勢不尊威不行而令不信于下知不為衆之所與也則益不自重而為毀廉蔑恥之行何謂持之過

急待之過賤蓋人必有樂乎位也然後思固其位安其身也然後自愛其身知其身之當愛位之當保然後凡可以戕身而僨位者畏避而不為可以得名譽華寵者慕效而為之取之以不得自專之法加之以非其自為之罪役之以非其所能之工富足則佚樂而獲存廉節則死亡而莫之救欲其有士之行烏可致也何謂黜陟不明天下之所尚視乎上之所嚮漢文好寬厚而人多化為長者宣帝好能吏而吏多以善治稱四海之內仕者之衆不可謂無才也而不聞卓然以才稱者以非上之所好故有才者沉鬱銷沮而不能自見安庸之人苟且攘竊而不知媿耻誠使

擇異常之才居四方之大位俾各察其屬之才鄙廉否言其狀于朝而進退之果才矣自縣而陟之於州於府加賜祿秩以旌之果不才矣可任則姑試之以事不可任則歸之於民處已誠廉矣則厚其祿雖有過再宥三省而後加以罪勿辱其身勿役之以小人之事取於民誠貪矣則收其祿殺其身俾不齒於士上之好惡如日月之昭明人寧有不化者乎利乎報而為善者君子以之存心則不可然欲化率世之人皆為君子不先示之以得失之理未見其遽後也言治道者不求其本急近功則謂德不若刑務教化則謂刑不如德皆近似而不然也一任乎德則為惡者

皆免一在乎刑則為善者無所容皆不可以致治惟本之以德而輔之以刑使息惠常施於君子刑罰常嚴於小人則寬不至於縱猛不至於苛而治道成矣

### 民政

治天下者固不可勞天下之民以自奉也然不能使天下之民知道而易使亦豈是以為治乎當昔之未有君臣也民頑然如豕鹿猿猴餒則食飽則奔逆跳擲而不可制欲馴之且不能况欲使之乎聖人者出知其散漫放恣無所統屬非久安之道也於是制上下之分定尊卑之禮俾賤事貴不肖聽于賢由胥吏以至于大夫公卿由子男以至

于諸侯各敬其所宜敬而各事其居乎上者猶以為未足也復制治民之法使五家為比二十五家為閭百家為族五族為黨二千五百家為州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以屬乎司徒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高鄰五為鄙五為縣五為遂以屬乎遂人聯之以五兩卒伍師軍以知其數習之以師田飲射祭祀讀法以一其心書其善以作其氣罰其惡以折其驕六畜車輦旗鼓兵器之稽可按籍而知老弱壯少可任與否不必問乎民而具上有所興作朝出一言而暮已集進之則前退之則却其民常知恭順忠愛事上為當然不敢少有忿怨縫縮之意三代之時非不役民也而

未嘗有一民敢發不遜之言豈其威力足以制之哉其法素備其教素明民皆知道而易使故也戰國之君不知先王之用心務為苟簡之術以為不必如先王之煩密過慮亦可以為治片絕遺典而師心自為既已失矣而秦又并燒除刮絕之不復有為治之法而徒任刑罰以劫黔首譬之去悍馬之羈勒而臨以鋒刃彼有蹄齧騰躍而走耳安能以可生之身蹈必死之禍哉故斯民至於秦而後吳亂後世亡人之國者大率皆民也其禍實自秦始皇秦之民即三代之民在三代之時則尊君而附上當秦之時則駭狼凶戾視其君如仇讎豈民之過哉無法以維之無教以淑

狼

之而不知道故也。二家之童，其一自幼教之以拜跪順悌，其一恣其詈言誹語而不禁，他日犯上而賊倫者，必自幼不教之人。其知教者，必不至乎有過也。治天下者，未嘗願天下之不治，而不修致治之法，猶願無死而不食也。致亂之由，非一端，莫甚於治民無法。治民之法，既定，世有叛將，士卒挾姦而肇釁，繫而殺之，易耳。亂亡所以相踵者，無賴者為之倡，好亂之民皆起而從之也。使斯民皆知君臣之義，或有狂夫，惟民出乎其間，衆縛而告于司寇，何亂之能成。茲欲復井田行周制，如先王之時，固難矣。獨不可稍取先王之意，為之法乎？今之役民，雖不能歲止於三日，亦未至

為

於厲民也。終歲休于家，縣官役之以數日之事已。若若所不當為，奔憤懷怨而就道甚者，或逃匿而不從，上之威令，方行而民已如此，設使不幸而威令有所不行，何望其從上之命乎？此治民無法，教民無道，而不知君臣之義，使然也。為人父者，未必皆無過舉，然子不敢逆其命者，以父子之倫不可悖也。人君之政，豈能皆合乎民心，苟不知君臣之義，少不慊所欲，則攘袂而起，其危亦甚矣。烏可以為不慈而不務哉？欲民易使，莫如放鄉鄰鄩鄙比閭族鄙之制，執其中而用之，為之正，若長者，月申之以讀法，關之以古訓，春秋合之以祭祀，和之以飲酒，導其忠順之道，罰其不

率令者遇有徵發以趨事先為者為上而厚賞以勸之以  
訕許敗類者為下而屏黜以愧之上之人又能躬行以成  
俗立學校以明教則民可漸化矣然必制民之產使之無  
死亡之憂然後可尚驅不能自存之民從吾之令雖堯舜  
之仁周公之智有所不能况三代之舊法乎故民易治也  
在乎治之有法法可行也在乎養之有道

### 成化

寓控制天下之道於迂遠不急之法使人陰服乎上而不  
自知者周之所以得民也欲人之服從而炳然示之以服  
人之具其服也必不堅有意於服人先以養人者示之使

灶倍竈字  
擠陷也

天下感化而歸己此誠能服人者也秦漢之君未嘗不笑  
周以為迂而其為治之具固周之所笑以為拙陋而不為  
者也惡犬舂灶而食麋必嚴禁而預防之使不敢近則可矣  
不能制之於先伺其既食而擠之於釜雖可以快意而釜  
之糜豈可食哉秦漢之法擠犬於釜之類也其於民也未  
能教之知義而禁之勿為亂未能教之知孝而禁之勿悖  
慢視斯民冥頑愚僻與熊豕麋鹿無異不少置於心而為  
之計及其麗乎刑則三族誅滅之典斷焉行之而不顧威  
令既立使人視斧鑕如就几席而無所避豈不可畏哉畏  
極而玩玩極而怨有時而不畏矣故以刑罰為威者威既

所行一作驟

褻而亂生以禮義化民者俗既成而分定能使民畏禮義如刑罰而不敢犯之則刑罰可措而不用矣周之盛時是也。五家置之長二十五家置之胥百家置之師五百家立之正其事似乎不切也。歲時則讀法春秋則會射蒐狩考其善而書之糾其惡而戒之民之得休息者寡矣其事似乎太煩也。然則周卒以此而治孰謂果煩而不切也哉。周之成法具在今欲為此不難也而民必以為甚病夫變其所久習而俾為其所未見非特今之人病之雖周之民亦然。武王周公以至仁易至暴宜其悅而順也。然殷民紛思亂久而後定者以法制之所驟行而然也。蓋殷之政亡

久矣周驟以禮義繩之俯仰揖讓於規矩之中而不勝其勞則思其繼逸之安固恒人之所同然者况今之世承大亂之後乎。然先王之道所以利民而上無所利能為之以漸可不擾而復也。稍揆其當損益者而疎畧之民可不甚病也。宜定其制曰民家十為睦。者言相親也。十睦為保。保者言相助也。十保為雍。者言衆而無爭也。雍咸屬于縣。雍有長以有德而文者為之。保有師以有行而文者為之。睦有正以忠信薦厚為十家則者為之。同睦之人月之吉咸造睦正之庠。正中坐餘立而侍老者坐侍令以者一人讀古嘉訓已正為釋其義戒勸之衆皆揖而听一人讀



邦法已正立而宣敷之衆皆北向跪而听讀既正書衆名于冊列其所為於側善惡咸具無惡者為上善多者次之善惡均者為中惡多者為次中無善者為下正飲衆酒位皆以其行為差下者不昇酒不命坐三年而無惡者告于縣而復其身三年而無善者罰及之異其服不齒改者免之其善之目曰孝曰弟曰親隣曰卹貧曰助同睦曰敏好學其惡反是保有學以教十睦之秀民四時各一會如睦制而略其教之法取其孝弟忠信之行取其端莊和敏之德取其治經而知理射而中習禮樂而安知書數而適用月試而升黜之升則於雍、亦有學其教如保而加詳雍

試而善則升于縣而復其家黜則于睦俾家之修、而有聞則復教之而復升之凡睦之民有未達則問諸正未達則問諸農而暇則惟學之遊以諮善言以法善行同睦同保遇相揖作相助語相讓飲酒相命召若族雖非同睦行族禮童子則學于睦之正取其群而和睦正保師雍長縣歲考其績而升易之為社、者其家獲凡民力征相先粟賦相率上之所令胥勸而趨墜死而絕者食病而寔者敬德而文者執強悻悻而敗類者棄好佞而巧者此其要也持而循之使不至於壞謹而察之使不至於弊而朝廷都邑皆以禮為治民寧有不化者哉由是道也近者十年遠

者數十年周之治可復見矣嗚呼周之盛至于今三千年矣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有願治之心而治卒不如古者以其不法古之道而失先王之意也道之行豈非難哉然為天下者患乎無志有志無難為也患乎苟安苟安無難致也患乎畏事立事無難成也舉而措之如斯而已矣

### 明教

天下非無才也聚數萬之人養之十餘年而未見有一人可稱者養之無其漸而教之無其法也古之善育才者豈能益人以藝增人以智哉為之具素備能使人以不成才為病不若人為恥各思勉為君子而不可止也故曰其少時居於閭族而閭胥族師不責之以敬敏任鄙則責之以孝弟端睦有學其本固已美矣及其漸并于太學求之以六德以觀其內試之以六藝以觀其外行完而德備藝成而器良然後措之於用蓋其詳且慎也如此後之所望以為才者執子弟於販鬻之區芻牧之場被之以衣冠而納於郡邑之學終歲暮月太學有徵焉則又納於太學計其所習曾未知拜跪之節興俯之容而已肆然有爵祿之心太學本而教之者又不越乎誦書業文挾弓矢角觶力恒人之淺事歷時未久有司有求焉則以應之御大夫之位有闕焉則以為之為之者既不自知其不可而命之者亦

不責之以其所學於是學者以習恒人之淺事冒竊祿位  
為得計莫不相勉為恒人而自謂不必修君子之事也太  
學之所聚郡邑之所教咸有苟且之心無賴之行冀其才  
之成奚可致哉夫國之立學所以養才必不期其至此也  
為學者雖無志於道德亦必不自望為恒人也而卒不能  
有成者非他用之速而教之疎也古之六德智仁聖之事  
顏閔之所不能及六藝禮樂之度數節文孟子之所不能  
詳射御之工杜預羊祐之所不能兼書數之法君子猶有  
所未習今欲責學者皆法古人而盡備之宜其未易為也  
然不法古人而惟弓矢膂力是效誦書業文是為亦未見

才之可成也然則何由而設教乎蓋聖人之取人德不求  
其全而取其不違乎道藝不求其備而貴乎能致其精唐  
虞以九德待士而有三德者亦俾為大夫有六德者亦俾  
為邦君聖人豈不欲得全德之人而用哉以為求人太全  
則天下無全才不若因德命官之為無失也臯陶未必能  
達禮益稷未必能知樂而益稷臯陶所為之事伯夷后夔  
宜亦有所不能然而數子為之各稱其位而成名于後世  
以其精不以其備也人惟行可以自圖若才與藝則有能  
有不能欲強而通之非惟不足得其所不能且將并其已  
能者而失之故善立教者莫如本之以六行餘則因其質

而設其科。人有剛毅而重厚者，有意度而順愛者，有疏達而明斷者，有強識而通敏者，有沈勇而有威者，有多力而任武者。此六人者，使曲徇衆人所能，必不能堪。苟因其所固有而教之，於成才也，奚禦剛毅重厚也，必可以任天下之大事，則目而教之，博通古昔之政教，周知海內之得失，觀其損益折衷，以驗其為，勿使色厲而偽者得參之，則大臣之儲也。慈良順愛者，必可以治民，則目而教之，平賦施惠之方，振灾恤患之道，辨邪察獄之事，理俗異化之要，勿使柔佞而詐者得參之，則牧伯之儲也。疏達明斷者，則百官衆職之儲也。強識通敏者，則文學與禮之儲也。沈勇而

黨

有感多力而任武，則將帥之選，疆場之所恃也。各以其所當為者教之，而皆不使近似可說之人得與，則所用無非才而所為無僨事矣。此大學之政也。而為師者，非其才德之羨不可也。大學推其法行之於郡縣，俾亦以六科為準。郡縣之取弟子貢也，必問於其宗族鄉鄰，皆言其篤行而好學，則取之，而復其家田百畝，入太學，則倍復。仕而有政，則皆復學于郡縣者，與郡祀與燕會，禮異之，使殊於恒人。縣每科四人，三歲各升一人于郡。每科十人，三歲各升三人于太學。太學每科百人，為率以應上所任用。郡縣既升而闕，則即充之，廩之也。宜厚教之也。宜詳試之也。宜嚴

用之也宜當人知學之可仕也則不急於自修知各目其才而用之也則必謹於自立而天下之異才咸思有為於世矣為治者不患乎無才而患乎聚天下之才而不能教用天下之才而不能擇教之而能成其德用之而能不違其器則才何可勝用哉胡貊之富人聚馬盈谷而不得一善馬善御者執鞭策拍麾而區別之一日馬之致千里者以百計而盈谷之畜無棄者御非能假馬以力而易其性也能別其高下而不失其性則善馬出矣為治者能不失其性豈特不患乎無才天下亦安所患哉

正俗

行於一人之身而化極四海之內觀於數百年之前而驗於數百年之後者風俗是也故風俗之所成至微也其效至著也所係似小也所由甚大也不可忽也昔者楚靈王好細腰舉國之人皆約食束脅引而後能起憑而後能立伊川之民被髮而祭智者知其變而為夷風俗之端可不深察哉夏之忠商之質周之文其先之所尚傳之數十世而不變守之至於國亡而後已其俗素已定也故商之不能為忠猶周之不能為質也周公豈不知文之不若質哉至於商之末質漸散而繁文興矣周公知其莫可及也故曰而文之恐其趨於浮薄也為之禮以節之作之樂以和

之惟其如此故能至於七百餘年然其後亦已不勝其弊矣戰國之世遊說之士蝨聚蚊合以諂言邪說啗諸侯傾動天下誠二代之所未有也由是生民日流於變詐豈非文勝之弊哉及秦懲其病遂坑殺儒生舉先聖賢之遺文餘法一火而尽燔之曾不師古而任其深刻巧苛之律不旋踵而遂亡其所尚非道故也漢興務以寬大更之法疎禁闕四百年之基用此以立然其時朝無人不知以禮義為俗其所因仍大率皆秦制也烏望其如三代哉至於近世惟宋之俗為近古尊尚儒術以禮義漸漬其民三百年之間宰相大臣不受刑戮外內庶官頌養廉恥雖曰綱紀

未備其所崇尚遠非秦漢以下之所能及故其垂亡之際孀后少主既已就虜而其臣抱君之遺孤奔走海島誓天指日擁立為帝朝夕請命如事神明卒之無一人有背叛之心至於溺死於海而後已雖三代之亡未聞忠厚惻怛有若是者孰謂風俗無益於國哉且夫秦皇帝之死未久而其黔首相與奮挺而呼願食其肉漢唐之哀皆逼於其比而此而疑之臣而奪之而宋乃獨若此者何也秦棄禮義漢唐不知以禮義為俗而宋風俗淳羨故也假使宋無夷狄之禍尊其前世之俗國安遽亡哉以是知風俗之至急也宋亡元主中國者八十餘年中國之民言語服食器用

鏡樂器形似  
夾鏡秦以皇  
紀收天下兵聚  
之咸陽銷以  
為鐘鐻

禮文不化而為夷者鮮矣其初尚有一二賢者教之參用  
宋法而亦頗以寬大為政故民亦安之然而暴戾貪鄙用  
其族類以處要職黷貨紊法終以此亂其俗大壞以至于  
今譬如弊鍾漏鐻非重鼓而鑄之其音不可得而調也夫  
欲因亂國之俗而致治雖聖人不能也勢不可也俗之既  
壞則日甚而歲滋耳無以維持之豈遂止哉今北方之民  
父子兄婦同室而寢汗穢褻狎殆無人理盂飯設匕咄爾  
而呼其翁對坐于地而食之為學之者其頑不知教其於  
犬倫悖棄若此甚非國家之便也上下有則乃所以導民  
故古者士民不非其大夫今小民得以執郡縣之短長搥

鼓而訴之闕下弟子或訟其師子姪或證諸父禮義不立  
曷所不至哉法令非不明也有司按四方之罪非少怠也  
而犯者不為哀止黥胥巨吏開口肆然徵取於人而不顧  
問之則曰行且輸作不取何以為資或曰身死而妻子何  
所仰食姑取之以自給耳其設心自以為明達見執貧守  
法者衆且群指而笑之而其人亦不幸卒無赦以死於是  
益堅貪者之心小民轉之窮苦剝次骨鬻產債室以奉  
其無厭之欲非特為此也國之大柄可以貧富者惟宝鈔  
為然無賴之民聚徒勒板而偽之御史中使國之廉察天  
下者安辨詐男子假其衣冠符印乘傳而橫行夫偽鈔偽

統

官之律至重也。而若不愛其死而冒之者，豈誠不愛也哉？彼見死者之多而死不之畏也，且人雖至愚，奚不畏死？彼誠見生之不足樂也，知生之足樂，則安肯言死哉？頃者富民受挫辱於官府，或裾其衣而跪，或庭拽而詬罵，其心大耻，掩面而不敢見人。里中弔者填其戶，殺羊為酒而被除之。其人亦終身以為病，况犯有名之律，至於死地哉？今人則俱不顧矣。鞭一百，扶而出於外，揭其瘡以示人，笑談而道之，人亦不以為怪。一百之刑，曾不直舊時之詬罵，刑愈多而人愈不知耻，則刑之不足化民，亦明矣。故欲民之重死而難犯法，莫如省無用之刑，而以禮義教之。夫牧者之

於羊，操長鞭而遠麾之，未嘗及其體，則逐然行矣。苟步而鞭之，則必馳突散走而不可制。故刑者非所以治民者也，不得已而後用。民知其不得已而後用，則烏忍犯之哉？俗之不美，至此甚矣。少違而不變法令，將不足禁之，不可不深計也。三代之變俗，各視前代而變之。元之俗貪鄙暴戾，故今宜用禮義為質而行周之制。今周之制亦有行者矣。學校非不立也，鄉飲之禮非不修也。然而俗尚未善者，未嘗灼然示之以所尚也。夫示之以禮義者，朝廷之上皆不言他，而以禮義御史出行郡縣，不以搏擊人責之，而責之以禮義化民之事。守令者考覈之，等不以與利增力求之。



而求之以刑罪息學校與歲舉其孝弟忠信之民而尊異之使小民皆知朝廷之意在乎成俗而不求利在乎任德而不任刑則信讓立而廉恥興廉恥興而民重其死然後取先王防範天下至於七百年之法舉而尽行之三代之俗必復見而成康之治不難致矣世嘗謂古與今不同俗豈其然哉今也民受粟飲水與三代之民同養老育幼與三代之民同獨人君不可行三代之政乎用元之法而欲致古之治猶食烏喙而望其引年附獨木而濟大川也

重爵祿

以一人而加乎萬姓之上聚之為膠漆散之為沙塵合之為手足而離之為仇讎其勢豈乎其可畏也然而人君處之甚安而居之不疑者以為天下之人賤者待我而貴

貧者待我而富且曰富曰貴吾有以命之則其勢不能以自尊天下皆有待於我而吾無待於天下是以籠絡奔走舉世之豪傑而恒以是驕之而不知此僅足以致徇世之士而不足為高世之士之輕重吾以為人必待我而後富貴尊榮也彼高世者方以是為道德之累大言宏論辭拒退避惟恐爵祿之污其身則人君安得以此致之哉士之可以自恃者無窮而君之所以致士者舍爵祿則無所可用之得其道雖不能致高世之士猶可得徇世者而任之

古方一

夏

操貴賤予奪人之柄而不能用於使庸夫婦人咸自以為高而謂爵祿為不足貴此人君之大患而不可不察其故也數寸之節盈尺之綬何足以貴人而人知貴之者以人君不易以畀人知自貴重之道也凡物貴於不易得而賤於施所不當與未嘗拜人者拜一人焉則人以為盛禮則拜在所尊矣途乞人而與之揖則其拜為不足貴而受其拜者皆褻而賤之矣方之為天下者能使人以不得祿位為不若人其心恒然有趨事赴功之心故上無求才之勞而下無曠官之憂與之同仕野人市魁而授之以大位士之賢者必曰我何可與之同仕也士以不仕為尊以

世為高而訾爵祿為不足貴海內皆有無求於上之心人主提其空名將安所用乎賈於千家之市欲使千家之人日為市於其門猶必權物之價使人不能賤其物操區之空名欲俾智者尽其謀才者效其功勇者陳其力而不使人知自貴之道謂之善慮天下不可也德可以為公卿吾從而用之於大夫士之上則居其下者莫敢不服德可以治民吾從而加諸斯民之上則為民者莫敢不服上之所用舉可以服人心則高世之士無可容而爵祿重矣不能服乎人心人君之權下為清言橫議之所奪而其勢渙散而不收則何所不至哉

正服

善治天下者常迎斯民好慕愧恥之端而導之於不言不  
動之中使之身勉於善而不自知勅之以辭說毆之以賞  
罰而強斯民之從之者化之至淺者也夫民雖有昏明愚  
智之不同然未嘗無所好惡也好之而未得則慕心生惡  
之而不能免則耻心萌且貧賤家之豎子之彼以華衣美服  
則欣然喜已不得有而見富貴家子之勝已則赧然愧夫  
其喜與愧豈有教之者哉弁於性本於天莫或使之然而  
不能耳聖人之為治常因其天而順導其性寓可慕可耻  
之器於人所不可離之物俾民目接乎此而心化乎彼無

爵賞之誘而其勸有甚於爵賞非鞭朴之威而其懲有甚  
於鞭朴用微而效速意密而化神者其惟衣冠之品上下  
有制之法乎昔者成周之盛其為制蓋詳矣天子諸侯以  
下自九章至於一章自十二旒至於三旒其曲折一粗見  
於經傳而庶民之制之詳無聞焉獨禮記者曰野夫黃冠  
掌禽獸玄冠綬武不齒之服也縞冠素紕而綬五寸惰游  
之士也由是而推之其寓懲勸之意於衣冠之飾蓋甚備  
矣夫頑悖之民刑其体膚創愈則痛平書其罪惡歲久則  
書亡曷若因其致飾之具別以美惡之等俾服者思其為  
可耻而慕乎善觀乎服可耻之飾者知其為當戒而禁乎

惡之為著明乎蓋天下之民非可以一途視也或誦法堯禹而悖行道德或縱情逞力而干抵法律其相去不啻十百士君子揖讓雍容習為卿大夫之事而卑賤之夫負任奔走出入于泥塗草莽之間苟蓋車而同之則何以別賢否而示貴賤哉成周之制意必有以處此而其詳不可悉考矣欲談先王之治者宜稍定其儀則凡士農工賈技藝百家之流於其冠服各為表識而以其人不以其族有德之君子化行於鄉黨及衆所擯棄作過被罪之人或異其制以為懲勸亦此下疑以其族而以其人非士族而有士行者進於士族尊之而為不善者服以其服而居民上者又接

士君子以禮待庶民衆流以法微示意嚮以聳動之民見有德者之被服美而邪慝者之可耻也必勉於自修見為士者之尊而執藝者之卑必慎於擇術天下皆慕而欲為士君子斯民孰与為不善而禍亂何自而作哉世主無不欲斯民趨善而去惡然而法愈煩而惡不止者不能迎其慕耻之端而使之不知善之可慕而至於無耻也故因其良心之發而導之則微示吾意而有餘喪其慕耻之心而今之雖迫之以刑誅而不足夫以刑誅之不能禁之民而欲其見吾區區之冠服而化此世俗之所惑也然是民也與三代之民類也畫衣冠而不犯者有矣刑措而不用者

有矣聖人果何以致之哉蓋其施為有本末而導之有道  
化之有方也事之要固不止乎衣冠之有制而衣冠之有  
制豈非王政之所當務也哉

指喻

浦陽鄭君仲辨其容闐然其色渥然其氣充然未嘗有疾  
也他日左手之拇有疹焉隆起而粟君疑之以示人人大  
咲以為不足患既三日聚而如錢憂之滋甚又以示人咲  
者如初又三日拇之大盈握近拇之指皆為之痛若剝刺  
狀肢體心膂無不病者懼而謀諸醫之視之驚曰此疾之  
奇者雖病在指其實一身病也不速治且能傷生然始發  
之時終日可愈三日越旬可愈今疾且成已非三月不能  
瘳終日而愈艾可治也越旬而愈藥可治也至于既成甚  
將延乎肝膈否亦將為一臂之憂非有以禦其內其勢不  
止非有以治其外疾未易為也君從其言日服湯劑而傳  
以善藥果至二月而後瘳三月而神色始復余因是思之  
天下之事常發於至微而終為大患始以為不足治而終  
至於不可為當其易也惜旦夕之力忽之而不顧及其既  
成也積歲月疲思慮而僅克之如此指者多矣蓋衆人之  
所可知者衆人之所能治也其勢雖危而未足深畏惟萌  
於不必憂之地而寓於不可見之初衆人咲而忽之者此

則君子之所深畏也。昔之天下有如君之盛壯無疾者乎？愛天下者有如君之愛身者乎？而可以為天下患者，豈特瘡痍之於指乎？君未嘗敢忽之，特以不早謀於醫而幾至于甚病，况乎視之以至踈之勢，重之以疲弊之餘，吏之戕摩剝削以速其疾者，亦甚矣。幸其未發以為無虞而不知畏此，真可謂智也。与哉！余賤不敢謀國，而君慮周行，果非久於布衣者也。傳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君誠有位於時，則宜以拇病為戒。洪武辛酉九月二十六日述。

溪喻

金華俞君子嚴受學於太史公，將歸，余送之溪梁之上，指

牛馬跡中水  
曰蹄涔字

水而告之曰：子知溪流之不息乎？其為地卑也，其為量有容也，其為源深且遠也。茲其所以不息也。九仞之岡，其形嶄然，其勢巍然，時雨過之，如奔建瓴，不逾時而失之矣。甕盎之器，大者受石，小者受斗，石滿斗盈，欲加涓滴，則旁出而橫溢矣。蹄涔斷潢，行潦是資，雨霽潦乾，則枯涸繼之矣。斯三者，以其為地高為量狹，而無其源也。夫學亦何以異於此乎？以孔子上聖之資，猶且學乎詩書易禮，至於耄老而不敢怠，知學之不可無源也。當世之人，無足与侔矣。而猶問乎老聃，問于師襄，問于鄰子，問于太廟，之有司見婦人哭，則問之，見習水之丈人，則問之，其於人無所不問，豈

人之智有過于孔子哉。知學之不可自狹也。至於德已成矣。足以比堯舜而友周公矣。人稱之為聖。則驚駭歎息而不居。而顧自儼於老彭之好古。左丘明之知恥。人問之。農則曰。不如農。問之圃。則曰。不如圃。與二人行。則以為必有我師。其自卑下者。又何如哉。此孔子所以為聖也。夫人之患。莫過於自高。莫甚於自狹。而莫難乎不得其源。乎周公孔子之道。則固終身資之。而無窮用之生民而有餘矣。苟他求焉。吾未見其不涸也。廣其中。惟衆之容。充其內。不拒乎細於學。庶乎有得矣。自貴而賤人。自盈而拒物。吾未見其善學也。歎然而若虛。凝焉而若愚。戚焉如恐不及。

而其學而有得焉。庶乎可守矣。嗜名而務耀。術智而自材。吾未見其能至也。嗚呼。之水未足以喻乎道。取其類而已。子其觀乎海哉。燦之以九年之旱。而不見其涸。灌之以百川之流。而不見其盈。舟楫載之。而不重。蛟龍魚鯤。鵬蠖鱗巨細。並有乎其中。而不以為功。然海之致此者。其為地卑。其為量有容。其源深且遠。亦無異乎溪之為也。嗚呼。子其去而益浚其源哉。無若岡之高也。無若甕盎之狹也。卑取而廣容。得之勿以為足。守之益致其恭。太史公之為教。若是而已矣。雖孔子之道。亦若是而已矣。子其行哉。余深有望於子。

君子之於衆人其生與死同惟生而有益於世死而無愧於心者為君子其不能然者為衆人此其所由異也使飲且食焉以養其生而於世無補雖有喬松之壽猶無生也不能奉天之道盡人之性自致其身於無過雖談笑而亡猶不得其死也古君子所以汲汲若不及者未嘗以生死入其心惟修其可以無媿之道焉耳天之全以賦我者吾能全之而弗虧推之俾明養之俾成擴而施之澤於天下後世於人之道無所愧雖不幸而垂於天迨於人死於疾病患難何害其為君子哉不能盡人之道而欲善其死者

此異端之惑也異端之徒其立心行已固已大畔於君子視倫理之失夷然以為宜尔而不惟其身雖生其心之亡已久矣而猶務乎不死或尸居以求其所謂性命或餌金石服草木而庶幾乎坐化而立亡以預知其死為神以不困於疾病為高彼既以此夸眩於世之惑者又從而慕效之不知其所云性命者果何道而預知不困者果何益耶孔子曰窮理尽性以至於命斯聖賢所以為教而人所當為者也窮天下之理而見之於躬行尽乎三綱六紀而達之於天道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所傳人之為人不過學此而已生者知此而後可生死者明此而後可死入手



此則為人出乎此則為夷狄鳥獸不可毫髮去也異端者  
果足以知此乎其所云性命者果不異於聖賢之所云乎  
其去夷狄禽獸果遠乎皆不能然而惟緩死之求審如其  
言能閱千載而不死与木石何異曾何足以夸人而效之  
耶况其生死亦与恒人同其不為疾病所困而預知其死  
之期特寡慾清心使然耳不足以為異也苟以隱几而死  
為異則植物皆立枯苟以預知為神則鳥有知死而哀鳴  
者此二物者亦足異耶故不能尽人道雖不死而無益尽  
人之道雖不得其死猶不死也記礼者稱孔子將終曳杖  
負手而歌聖人之於死生宜先知之然不若是不害其為

聖人也聖賢之於道不苟同於人於跡不苟異於俗道欲  
其同則枉已跡欲其異則駭世皆非聖人所為也舍聖人  
不效而惟異端怪術之師幾何其不陷於夷狄鳥獸耶

啓惑

天地之生物有愛有常儒者舉其常以示人而不語其變  
非不語其變也恐人惟變之求而流於怪妄則將棄其常  
而趨怪故存之而不言後世釋氏之徒出意欲使天下信  
已而愚舉世之人於是棄事之常者不言而惟取其怪變  
之說附飾其故以警動衆庶其意以為此理之秘傳者人  
不及知而我始發之遇一物之異常輒張大而徵驗之欲

稽其故則荒幻而無由欲棄其說則似是而可喜凡民之愚者皆信而尊之奉其術過於儒者之道而不悟此真可悲也夫運行乎天地之間而生万物者非二氣五行乎二氣五行精粗粹雜不同而受之者亦異自草木言之草木之形不能無別也自鳥獸言之鳥獸之形不能無別也自人言之人之形不能無相似也非二氣五行有心於異而為之雖二氣五行亦莫知其何為而各異也故人而具人之形者常也其或具人之形而不能以全或雜物之形而異常可怪此氣之變而然所謂非常者也非有他故而然也今佛氏之言以為輪迴之事乎見無目者曰此其宿世

嘗得其罪而然耳見罽唇掀鼻俯膂直躬者曰此其宿世有過而然耳見其形或類於禽獸則曰此其宿世為鳥獸而然耳不特言之又為之書不特書之又謂地下設為官府以主之詭證曲陳若有可信而終不可詰此怪妄之甚者也天地亦大矣其氣運行無窮道行其中亦無窮物之生亦綿不息今其言云然是天地之資有限而其氣有盡故必假既死之物以為再生之根尚烏足以為天地哉譬之炊黍火然於下氣騰于上累晝夜而不息非以已騰之氣復歸于甑而為始舂之氣也苟人與物之魂魄輪轉而不窮則造物者不亦勞且煩乎非特事決不然亦理之必

無者也。且生物者，天地也。其動靜之機，惟天地能知之。雖二氣五行設於天地者，不知之也。使佛氏者，即天地則可。今其身亦與人無異，何以獨知而獨言之乎？多見其好怪而謬妄也。今有二人，其一人嘗遊萬里之外，而談其所見，則人信之。苟其身亦與我俱處于此，而肆意妄言，則喪心狂惑人耳。雖鄙夫小子亦知其妄，且誕佛氏務為無稽之論，正類乎此。而人皆溺而信之，豈皆不若鄙夫小子之知乎？何其迷而不知悟也。悲夫。

越巫

越巫自詭善驅鬼物，人病立壇場，鳴角振鈴，跳擲叫呼，為

誑託也

胡旋舞，穰之病，幸已飲酒食，持其貲去，死則誑以它故，終不自信其術之妄。恒夸人曰：我善治鬼，莫敢我抗。惡少年愠其談，矚其夜，婦分五六人，棲道旁木上，相去各里所。候巫過，下砂石擊之。巫以為真鬼也，即旋其角且角且走，心大駭，首岑，加重行，不知足所在。稍然駭，頗定木間，砂石亂下如初。又旋而角，不能成音，走愈急，復至前，復如初。手慄氣懾，不能角，墜振其鈴，既而鈴墜，惟大叫以行。聞履聲及葉鳴，谷響亦皆以為鬼號，求救於人。甚哀，夜半抵家大哭，叩門，其妻問故，舌縮不能言。惟指床曰：巫扶我寢，我遇鬼，今死矣。扶至床，裂死，膚色如藍。巫至死不知

床裂疑誑

其非鬼

蘇軾

吳士

吳士好夸言自高其能謂舉世莫及尤喜談兵談必推孫  
吳遇元季亂張士誠稱王姑蘇與國朝爭雄兵未決士謁  
士誠曰吾觀今天下形勢莫便於姑蘇粟帛莫富於姑蘇  
甲兵莫利於姑蘇然而不霸者將劣也今大王之將皆任  
賤丈夫戰而不知兵此鼠聞耳王果能將吾中原可得於  
勝小敵何有士誠以為然俾為將听自募兵戒司粟吏勿  
與較贏縮士嘗遊錢塘與無賴懦人交遂募兵於錢塘無  
賴士皆起從之得官者數十人月糜粟萬計日相與講擊

靡

刺坐作之法暇則斬牲具酒燕飲其所募士實未嘗能將  
兵也李曾公破錢塘士盡麾下遁去不敢少格蒐得縛至  
轅門誅之垂死猶曰吾善孫吳法

右越巫吳士二篇余見世人之好謔者死於誕好夸者  
死於夸而終身不自知其非者衆矣豈不感哉遊吳越  
間客談二事類之書以為世戒

言命

方子灌蔬于圃客有言祿命之術者方子曰若欲知命之  
說手窮乎天理之紀推乎日月星辰之行參乎氣運往復  
之端而後可以言命之粗而余何暇言之而若亦何暇聽

以善茶...  
草...  
...

卷之四

十一

蕪字彙呼高  
切青蒿拔去田  
草也詩周頌  
以蕪荼蓼

之然吾方治蕪試與子言蕪可乎始吾與二鄰人藝蕪各  
數十畦其土同樹之時同蕪之種又同其一人薅之甚時  
溉培甚宜其蕪為最盛藩籬不固一旦牛逸而踐之無遺  
植也其一人怠而不治時雨既畢草起其上而蕪伏其中  
萎翳隕獲無復生色吾閱二人者之為蕪吾籬使物莫能  
踰數耘屢溉俾蕪無所害故吾之植獨盛以大茲三者亦  
可以言命否乎世之敏於樹植進取以致富貴而不虞外  
患者踐於牛者也不能自修而困賤貧者勝於草者也於  
命何預焉今徒言豐齋禍福制於天者有必至而不察修  
治警戒由於人者有未至天入之道離而命之說窮矣雖

然此吾庶民之圃之喻也非王者之圃之喻也萬民者王  
者之蕪也九州之內王者之圃也仁義德澤其培植之具  
也政教刑罰所以剔汙菜而理之也夷狄盜賊踐吾蕪者  
也酷吏橫斂敗吾蕪者也聖人在乎上敗吾蕪者耘之除  
之踐吾蕪者斥之攘之而歲免其租月賜之醕同其好惡  
而恤其窮孤故其民多富而少夭好善而無殃斯時苟以  
六物推民之災祥豈無短折貧困者乎而卒不售者人事  
修而天莫之違也及其不然可以踐敗之者有所不修而  
可以培且溉者有所不行故其民多不能遂其性而樂  
其生然其命之出乎天者豈無壽福康寧者乎亦卒乖戾

者人事廢於下而天亦莫能違也故感世衰世之民其命  
皆不可推宜然而然不然而不然而此人所不能知數之所該  
也不然而然宜然而否此理之所不可徵天地之所不能  
易而况於區々之數乎若行乎今之世其操術必精矣閱  
乎世之人必衆矣亦嘗見有宜死而壽宜賤貧而富貴如  
吾之所稱者乎苟有遇焉則幸以告吾將擷園中之蔬歌  
太平之盛以與子言命

遜志齋集卷之五

雜著

公子對

越諸公子問於方子曰竊嘗聞之聖賢之道其廣猶天其  
深如淵微顯咸該陰陽同玄太上得其全其次致其偏見  
之於事功橫被乎八埏則可以使蒸民各樂其性鳥獸魚  
鱉萌芽生植皆全其天苟不能然猶可以整齊前古之墜  
典刮磨往哲之遺編開生民之銅蔽垂皇極於千年故君  
子身無間於出處位無間於崇卑莫不欣々自適無往而  
不致其樂焉今吾子懷淑明之資循正中之塗所準者莘

尹叔旦攸師者仲尼子車談經則融成坐斥稽史則迂固  
 受誅幽探神祕明執道樞洞燭千古遐瞰九區由暴瀆鄙  
 賜億紫愚睨不嘖心恐受其汗神交頽閔冥与之符其於  
 今世宜何如也胡乃志抑氣歛恒若不豫瞠乎若有望而  
 又失歎乎若欲求而弗遂愴乎疑有懷企乎如有慕不知  
 吾子奚与古之樂道者異也方子曰唯哉否吾有所思  
 也雖然公子試以吾意言之公子曰人情之交咸有歆嗜  
 自非聖智不能絕去今豪族貴胄穿門邃戶畫棧雕楹文  
 簾珉礎蘭芬麝芬錦爛綉明燕趙之姝秦越之女環居雜  
 處置酒高會即鍾擊鼓奏雲和之琴列陽阿之舞駢跣更八

時文彩

聖如周禮大司樂  
 孤竹之管中  
 琴瑟鄭玄曰  
 和山若北流良  
 不用也  
 孝清亮目以  
 名琴  
 陽河古律名一  
 曰舞名律廣  
 遠讓侍如舞  
 奏於陽河

騶

進奠卮獻簋態妍意姣目挑頰許其味則熊膳豹胎蛟脊  
 麟脯天鶴海獸江瑤林雉珎恠譎詭燮舌暢齒雖易牙之  
 善調不能知名而遍數其歌則按宮協商和律附呂開闔  
 造化咀嚼今古抗声則雲驅而風湧含調則瓦震而筵舉  
 庭鳥為之迴翔星辰為之吞吐聽者忘疲醉者復寤雖師  
 曠重生不能別其音而較其譜酒闌觀極狂發氣駛令徒  
 召卒絃弓礪矢被盤龍金縷之裘跨希驥駒駘之馬長戟  
 麾前短兵夾輔遇者鼠伏觀者魚駭殲林罄谷不遺飛羽  
 割肝為炙剗血為酒鞍負車懸羅列左右暮出朝歸樂以  
 忘老亦何快与子則羹藿被褐坐擁簡冊惟裂不聯床敗

位一作意

關足介猶無失困抱孤獨寧不有思於彼乎方子曰公子謂顏回慕野乎淫樂田獵狂夫所好君子不談吾不思此也請更陳之公子曰學之所貴以能行也處下不能以施遠故願得位而偶時也唐虞之世內有四岳外立群后設牧十二命官惟九契司迪民夔典飭胃行必全於兼資德必絕乎虐傲備三則為大夫得六則為邦君言語明試車服旌勲斯時之為士者亦可謂難矣下逮成周制完典郁惟德行藝三物咸六之一則見少於鄉具美斯獲預乎祿雖有俊傑之姿偉特之才分既大定何無設公卿之位析侯伯之爵周之士子亦何其疎也邇降迭興更統二千

擯字彙萃  
寗切均上声  
拾也取也

五馬太守駟馬其  
加秩中二千石乃  
加右騶故以書  
右太守美稱

雖因革各異華實多愆然較其任賢容眾銖十桶有若于今之易之然也今國家濯穢滌汙天覆日明掄山擯穴旁取遐徵士有一藝者不以其賤而不用生乎四裔者不以其夷而見輕或自萌隸而有國邑或自寒酸而為公卿或以常布拜二千石或以一言之美而擢令丞於古之起漁釣相板築無以異於文王武丁矣士之據崇座竊大厦御吏控胥呵咄叱咤五馬靜途群臺轡馬過者為趨乘者為下聽訟理政冠帶孔都喜則死灰復然怒則豫章立枯毫倪延頸而歎息奸詐側足而睚眦其或善者則慕循良之為敷惠和之治群生霑其澤千里受其惠暴夫戾



士才之威培削

骨髓殺戮慘逮嬰婺聲張勢威顯

拔鳶旗丈夫至於此也豈不足以自恣也哉吾子之思

謂是矣方子曰位以行道非是之謂也且富貴不可求吾

何思此哉公子試稍高之公子曰烝民之生紘牯憧

奔外則寒暑燥濕之候動其志內則飢渴嗜欲之情役

其身苟不有人以治之爭奪戕戮之禍作而仁義忠信之

道泯有皇上帝鑒觀下土擇其賢智神武者而俾為若土

廣民衆俗變事殷非一人之所獨治故必舉賢哲而為臣

臣惟千百曷以使之久而弥敦譬之九或之網必揭之綱

目乃不禁六馬之車必節之轡乘乃不僨故宰相者上以

佐天子中以和百官平陰陽撫夷狄而下以養兆民得其

人則朝廷社稷安而衆所驩非其人則兵革興四夷橫而

區宇分故其位至重而天下莫與爭其居也華榱刻桷亞

於天子之廬其行也旌節導前上駟文軒

辟易車殷則雷霆騰闕变色則海內膽裂微笑而八荒春

温在人主之前進退否臧黜邪進良唇虛緩絞齒利劍鉞

九卿執事望門膝行叩顙階頰屏息氣僵手司榮辱心制

短長非此必酬卮酒必償賓客竊其餘威可以脅僚吏子弟

藉其緒寵是以細逋亡設德而誦業者投刺而請見迎意

而希合者嚮望而搆衷中機則為雨露忤旨則為風霜權

巽爾雅絞罟  
指之九罟詩  
風之之魚  
籍訪注九  
表之網也

利鼓動當世休烈垂之無疆位至於斯亦可謂極崇也矣  
吾子豈思之乎方子曰位崇信美也然有道以處之則易  
以為福無道以處之亦易以取禍且吾聞君子不患無位  
患無以稱其位公子之言夸尚權勢非守位之道吾不為  
是也請談其他公子曰乾濡坤茁人物肇矣網緼紛雜  
杳轆轤非聖立極何繇自別伏羲至神人文始肇旁觀凝  
矚仰窺俛察竒偶變易畫三卦八六合旁魄如囊斯括姚  
姒繼轍益闡弥晰握操簡筆紀德敷業商承周擴閎衍軒  
豁昭羅星火交揭日月置罟千紀蒐獵群物大政宏猶纖  
微恍惚籠絡綰結山載海畜厉幽汗蟻典法道脫天孕巨

聖手秉神鉞剗刮蕪穢誅伐鷲逆搜亡緝絕以有六藉典  
謨雅正訓誓激切三盤懇至諸誥惻怛詩道民情振滯宣  
鬱頌純而和雅肆而達

雍容商魯雄伐風雅之變憤

怒蕩滴怒而不爭刺而不訐

正樂而無佚春秋主

斷嚴簡予奪易幽而微大傳辯默周禮主政具有本末宏  
充宇宙細折豪髮其宜孔多存者猶闕樂亡靡微器數漫  
滅更秦之焰而中厄矣後儒區區摩簡續帛韓轅申毛說  
詩之師書出耄伏口語嗚伊孔壁嗣吳安國訓治易禮春  
秋說者紛披各黨攸聞攻擊他岐錯迂誕異舌同辭其  
流謬妄至雜以讖緯溷以玄虛沮於名物道愈乖離有宋

群哲紹而定之提聖之心表之通達及去積疾掃除目翳  
經至於此亦可謂無遺矣而或猶謂詩書失乎廣河圖近  
乎誣禮駁不純春秋難知咕乎其未有所底也吾子之思  
殆謂是乎方子曰經吾所尽心也雖然聖人既遠學者忽  
常好大喜為謗排吾竊不取傳註至於近世亦可以止矣  
吾安敢訐前人之缺失以取不遜之名哉則聖者立言賢  
者述之傳註之儒功少而事左吾不敢慕也公子曰聖殂  
教分則為異門曰有先師維孔元孫上紹參傳知道之原  
述為中庸性命是言枝葉交橫本乎一根歛入無朕散彼  
無垠厥胤于鄒闖聖之垣遂登其堂執道發論齊梁之君

南面僭尊衮衣大圭視若孤豚狙詐相傾辨說如雲告以  
仁義耳塞不聞退緝道要垂諸空文泰華讓崇菽粟儼珎  
河海耻富綺綉推溫遠者雖種而陪循者雖弱而存踰鑿  
齊功典謨誥訓峻極莫繼深眇絕倫揚雄吃而靡暢王通  
談而不純春陵後奮默契化元揭圖著書要而不煩河洛  
之間有仇第昆閔西之英叅翔以騫敬以立儒禮以攝昏  
洗濯塵鑑燁然如暎遺書之多室瑤璣璫支行而南大發  
于闐手抉衆流屬之崑崙絲縹髮柳緒引毫分此七君子  
者皆所謂立言者也他若莊周荀况糠粃嘗世瓦礫諸子  
汗漫淪齋無有涯涘老聃禦寇與周同軌玄虛澹泊棄陵

禮義管商功利晏墨各鄙非析胡虜秦斯詐詭六國之間  
述者如蝟不常致客呂覽以叙采掠撥撮咸有綱緒屈原  
申憂怨不至誹瑰奇雋拔為詞賦始劉安叛誅其書甚斐  
事糅道尾猶傳不毀賈生智敏計謀孔偉仲舒守正於道  
有取迂修厥職事核文史造端創法綜統遐邇班固繼蹟  
辭直而理東京至隋質喪聲靡退之在唐裂去縹緲易淫  
以淳反麗以俚觝朝異端軻雄是儼柳李皇張香和俱峙  
金石鏘鳴黼黻交煒載越六代四氏繼起豈約溫深各臻  
厥美此雖未足亞乎立言亦可謂述者之次也吾子豈非  
思法乎上者而忍力未遑欲就次者之事而心猶耻之故

恒有所思乎方子曰立言之任吾則豈敢嘗願學焉然古  
之聖賢不得已而後言非其所樂也公子曰一氣之胚人  
物以滋孰戚孰疏奚尊奚卑裨海吾池鎮嶽吾坻中國吾  
家兆庶吾肢：疹則啼家悖則悲賢聖不治不媿何為洪  
水之難三聖歎咨跋履九州疋瘠胼胝疏壑為夷民用恬  
熙夏桀亂虐成湯拯綏爰有元聖立極修彛文武易暴叔  
旦是釐慮深制備靡有闕遺澤潤數世不刑而威羸酷項  
悍漢武以國歷年既多而鮮有德文以清淨景以私刻法  
疏佐庸孰懲成績唐任懿晦小康乃覲宋之真仁僅臻富  
殖蓋上下數千載而治者如斯否者可識也生民之困烏

得不極乎嚮也天降大厲狄據中土裂褫冠裳棄擲豆俎  
紊我倫理風乖俗斁椎結旃裘獸攫羝毳禮義湮亡化為  
夷虜三世于此矣天命真人杖鉞抗旌踐江作京東披西  
勦朔伐南征陸屠狼豕水斬蛟鯨殲扶魍魎焚炙醜牲殫  
智疲神大憝以平於是更制定律造政明刑重修人紀肇  
植天經歲郊時廟日省月程乃作帝宮乃鞏禁城憲臣思  
法戎衛握兵小大相維內外迭承經營一紀而庶績丕凝  
已云至矣則而守之邦國可貞矣然聖謨炳然如日運天  
猶歎焉有陋往代而卑漢唐之意蓋欲追三王儕二帝而  
永皇祚于万年滄海之波非一山之泉武庫之孤非一絲之

弦立功垂紀固非一人之智獨立之賢所能及其大全也  
然則設施建述之序何革何因何後何先行何德而民裕  
用何道而化廷將補罅而塞漏將改範而陶甄將徵近效  
而速成抑圖深植而久安將使民懾而服抑使民悅而不  
忍稍將王而魏之抑霸而熒之將漸之以禮讓抑道之以  
詐譖孰當孰非胡易胡難此志士賢人所宜深究而熟謀  
時習而勉旃者也吾子之所思者意其在是乎方子曰嗟  
公子何言治亂之理邦國之事有位者之所宜思也鄙小  
且賤安敢僭妄為遠大之論乎然回也布衣而問為邦聖  
師躋之子車遊於諸侯舉稱堯舜君子大之若子則願學

聖師之道者也。公子有問，敢終默乎？且公子之所陳廣矣。高矣奧矣幽矣，余不能酬矣。然鄙人之志不可不為公子言之也。昔者聞之為國之道，安於均，定於分，入成於序，同於和，而後可及其餘也。虎豹熊羆，死乎山而爭啖，相噬獸人養之，同圈而寢，分肉而食，不敢他覲者，均之有道也。先王知養民之不可不均也，於是度田而井之，冠受老，傳通勞，並獲業，專而心一，顧德而行，式維之以井邑，丘甸縣都，聯之以隣里，鄉鄙州閭，故其民無邪僻也。崇閎峻墉，穿窬不窺，弊藩冗戶，童子攘資，先王知分之不可不嚴也。故天子尊於公，尊於卿，卿尊於大夫，大夫臨士，異於民，諸侯降

於天子，伯降於侯，子降於伯，男降於子，諸侯雖尊，不敢蔑天子之尊，士公卿雖貴，不敢齒天子之路，馬朝覲聘問，行於上，越守錫予報於下，殊禮加土，以旌賢，貶爵行罰，以懲愆，分定於上，而不紊，故內尊而外安。先王病民之無叙而乖也，教之以禮，使父子兄弟以順，以悌，姍戚朋友以敬，以愛，三讓而升，百拜而飲，視毛避路，遇杖歛衽，故暴戾之風息，而民易使，為酒食饗會，以合其歡，忻為歌詩琴瑟，以通其滯，淫為羽籥干戚，以道其倦，怠故民樂於為善，而不能為亂，夫然後有教焉。教之不循，有政焉。政之不從，有官府之治焉。故民終身不可使之見刑罰之威，夫釋子在抱而

啼告之以可畏之人則止使可畏之人立於其姆之前而  
威之則不畏矣見之習則玩之也民可使之見仁義禮樂  
仁義禮樂習其心則善思生刑罰習其心則不善之思生  
故為治者不可不慎也此其大凡也推之及其詳致之盡  
其公而又行之以弗厭此先王所以治且久也嘗之以為  
迂玩之以為愚則吾不能知之矣自漢以降諸葛亮有大  
賢之才而不聞聖人之道司馬光范仲淹有君子之風而  
無大賢之才余亦欲講一王之法推往昔之軌正而不窒  
通而不泥施之於人足以富庶而知方用之於後可以世  
守而無弊苟無得乎時猶將折衷性命之旨損益禮樂之

事以傳之後世此吾之思也若公子之所云雖美吾馬能  
若是哉公子逡巡離席辭謝變色而言曰吾乃今知君子  
之思小子不敏請服明訓然身不敢言事

題客對後

多有誤

余頗妄志於聖賢之道以為天下之事皆所宜為故所  
著公子對其言大而近夸夫言夸則駭俗所以人亦好  
之故未嘗敢以示人吾友浦陽鄭君叔度獨誦而喜之  
謂余曰君子之所為揆於道如何耳奚顧人之好惡子  
言誠矣乎道則人以為夸也誠不戾乎道寧知世無知  
之者耶而子何疑焉余愧其言不能詰乃書一通并識

不

其說歸諸叔度

蚊對

天台生因暑夜卧締帷中童子持翼颺于前適甚就睡又之童子亦睡投翼倚床其音如雷生驚寤以為風雨且至也抱膝而坐俄而耳旁聞有飛鳴声如歌如訴如怨如慕拂眩刺肉撲股啣面毛髮尽豎肌肉欲顫兩手交拍掌温如汗引而嗅之赤血腥然也大愕不知所為蹴童子呼曰吾為物所苦亟起索燭照燭至締帟盡張蚊數千皆集帟旁見燭乱散如螿如蠅利觜飲腹充赤圓紅生罵童子曰此非嗜吾血者耶皆尔不謹褰帷而放之入且彼異類也

防之苟至烏能為人害童子拔蒿束之置火於端其烟勃鬱左麾右旋繞床數匝逐蚊出門復於生日可以寢矣蚊已去矣生乃拂席將寢呼天而歎曰天胡產此微物而毒人乎童子聞之啞尔咲曰子何待己之太厚而尤天之太固也夫覆載之間二氣網緼賦形受質人物是分大之為犀象怪之為蛟龍暴之為虎豹馴之為麋鹿与庸狨羽毛而為禽為獸裸身而為人為蟲莫不皆有所養雖巨細修短之不同然寓形於其中則一也自我而觀之則人貴而物賤自天地而觀之果孰貴而孰賤耶今人乃自貴其貴號為長雄水陸之物有生之類莫不高羅而卑網山貢而



海供蛙黽莫逃其命鴻鴈莫匿其蹤其食乎物者可謂泰矣而物獨不可食於人耶茲夕蚊一舉喙即號天而訴之使物為人所食者亦皆呼號告于天則天之罰人又當何如耶且物之食於人之食於物異類也猶可言也而蚊且猶畏謹恐懼白晝不敢露其形瞰人之不見乘人之困急而後有求焉今有同類者啜粟而飲湯同也畜妻而育子同也衣冠儀貌無不同者白晝儼然乘其同類之間而陵之吮其膏而醢其腦使其餓踣於草野離流於道路呼天之聲相接也而且無恤之者今子一為蚊所噬而寢寐不安聞同類之相噬而若無聞豈君子先入後身之道耶天台生於是投枕於地叩心太息披衣出力坐以終夕

鼻對

方子病鼻寒鼻室不通踞炉而坐火燎其裳既及膝始覺而驚引而視之煜々然紅蓋裳之火者半也於是罵鼻曰夫十二官各有主司維鼻何司別臭察微臭之不察何以鼻為今火帛之臭亦烈矣而尔頑若不知遽俾火毒焚裳及衣壅蔽之禍豈不大可悲乎文之鼻忽有聲與口同曰我受命為子之鼻今二十又二冬蘭茝椒桂其氣芬芳我聞我知俾子佩葳藹猶腐鮓風腥氣惡我覓其穢俾子避匿子足不妄履而口不遇毒者皆我之得職也今子

乃昧於治身宜暖而寒去袂就單為風所加外鑠內齎墮  
我鼻觀遂至火燎切膚而不知其然皆子之過也於鼻何  
罪焉假使服食以節起居有常順陰燮陽無所敗傷鼻寧  
有不聞馨香乎且古之志士至于耄老猶且居不求適維  
道是奮大雪皴肌而炉不暇近恐適意之致毒知炎上之  
生災可不慎也今子當始弱之時有荼毒之禍方當茹冰  
嚼雪塊枕草坐愁思怵迫凍餓摧挫猶恐不可而乃放不  
加思恣肆頽惰當祁寒時遽自溺於火為身計者良已左  
矣不此之責而反謂我為何哉夫壅蔽之禍厥有攸自秦  
亥蠱食趙高乃弑彼梁偏任斯有朱异隋廣淫醜而世基  
以肆木不虛中蟲何由萃此三主者苟以至公為嗜好以  
衆庶為耳鼻上宣下暢無所凝滯雖有奸邪何惡之遂顧  
乃偏僻猜忌執一遺二以蕪為薰椒蘭是棄由是禍亂交  
興宗覆社圯今子不務自充而維鼻是訾一身之理且不  
達况於政治也哉方子仰而嗟俯而愧屏火捐炉凝神養  
氣既而鼻疾果愈

雜問

天曷為而運乎地曷為而處乎日月降升曷為而有寒暑  
乎峙者曷為而山流者曷為而水乎鳥曷為而飛獸曷為  
而走乎孰明而可見孰幽而不可觀乎上下千載孰不變

乎四方萬里孰不異乎人何由而出庶類乎心何由而參  
天地乎有生芸々奚不朽乎有為而成孰長久乎

三五之道具六經乎六經委棄曷作程乎易辯治亂政之  
禎乎嗜著訓謨道之英乎禮以範俗樂和以成乎詩以蕩  
邪善之萌乎春秋賞罰人倫之城乎措之孔易施之孔明  
乎革澆糾匿化虛為盈乎萬彙咸育刑息讓與乎神人昭  
格天地以寧乎安如泰華百世其貞乎智力不煩神怡以  
清乎舍經舍經勞而不逞乎

曷以成俗復井田乎井田奚先民平均乎南國追隘自中  
原乎鄉保相恤是義敦乎禮導樂宣亂奚臻乎曷以弭暴  
蠲濫法乎法繁衆死民玩何怛乎畧畝交陳魚能活乎從  
不憚死寧不跋乎欲民之訓省苛察乎

曷以致治責任人乎人疇為賢明且仁乎明以斷姦仁煦  
民乎州伯群牧儼若神乎毋挫其柄久以責勲乎內外咸  
修治斯殷乎

莽々九土育群氓乎性殊俗異尾服詭形乎嚶嚶侏離駭  
可憎乎亶窳厥原二氣之生乎長吾諸父幼吾嬰乎摩疥  
療飢舍己以征乎審圖審思君職成乎

錐可春乎杵可為裳乎戈可書乎筆可以為兵乎屨可為  
楹乎榱楠可為桀乎牛可以驂乘乎馬可以輓而耕乎物

各有性材曷可更乎治能無体政能無經乎

方併之址可為九成之臺乎一尺之基及肩之垣能不頽

乎周曷為而延乎秦曷為而遽顛乎厚基廣址不在厥先

乎

三代異尚道亦異乎忠質化原文何貴乎秦之繼周豈尚

刑乎漢之寬大亦善承乎唐尚諫諍自其始乎宋尚儒術

奚而中坻乎奚王奚霸奚為羨乎

以法弭亂之足弭乎以刀理髮之可理乎弭亂何以其以

寬乎牛飮芻豆復踰閑乎

以兵威遠之來服乎擣戈召賓之將格乎何以賓客恭敬

酒食乎何以來遠化被中國乎

周有世積而厥祚綿乎漢唐何積而亦然乎豈視其身之

仁暴不以其先乎

周公之制煥哉章乎曷不足善其國至於削弱而亡乎豈

聖人之智未深長乎抑後嗣不守自逢殃乎

夢之中孰主尸乎善惡誰報修短誰司乎孰流而為電

安發而為雷乎將一氣之行於冲漠人固莫得而窺乎

周公孔子一何少乎跖躄羿梟如蓬藜乎豈天嗇其賦乎

抑人不由其道乎

俗流如川將日降乎川流弥下將安障乎民性孔善古何

俗流如川將日降乎川流弥下將安障乎民性孔善古何

異乎施德敦仁能無治乎

鹽車之下有完驥乎鞭笞之下有賢士乎蒿藜之野有麒麟乎暴戾之國有忠臣乎

投骨兩犬能無噉乎以利示民能無濫乎上之攸好下無趨乎上之攸尚下無為乎

藝芳盈畦可以飽乎摘文充棟以明道乎

求道於人不知在我乎秉燭煌煌出而求火乎

啜粟衣帛与堯殊乎堯德万世獨不如乎

孰非顏乎孰非孔乎而為庸民能無惑乎

我晰乎孰得而涅乎我規乎孰得而虧乎晰之至

与神同明乎規之至与天同形乎

志將適楚能至趙乎志在修辭能知道乎鑿江浚河患無瀾乎道明氣充患無文乎

天孕兆民猶厥子乎既受而生奚復死乎

人之生死果有命乎桎梏岩墻孰非正乎

君以出命將不然乎猛虎點盜豈皆天乎

祐惡抑善豈人常乎顏冉何厄而盜跖何昌乎

豈至貴者名固足以无其身乎将在乎人善攫者貴富

而守道者貧乎

豈民禍天地而翦除者乃得賞乎何屠城楮邑子孫貴盛

而爵號宣朗乎踐蟻驟蛙果有辜乎彼起與籍戮人如刈  
麻將何法以誅乎

均為天民奚貴奚賤而肆力以虐乎居天之位弗治以害  
果天托乎

匹夫盜金能不賂吏乎胡盜予奪生殺之大柄而睚眦自  
恣乎有功於天孰過儒乎奚畜其後而困其軀乎

是非褒貶侵天職乎彼賞罰者又何蕃且息乎  
儀秦何積所遇喜乎孟荀何薄而困辱以死乎

豈聖賢豪俊天所棄乎將闡葺委瑣人所比乎  
狐兔如丘麟何少乎庸夫駢肩孰聞道乎

道曷難行豈幽之闇之如漆如墨乎豈拘之曲之于蔓于  
棘乎將昭之皎之如出日乎坦之朗之如矢之直乎奚釋  
而弗思去而弗即乎見珠在淵能不求乎見羊躡苗能不  
憂乎胡道在身棄而弗修乎私欲躡天而日休之乎  
七日不食能不死乎一息不省能存天理乎人重死其身  
而輕死其心誰謂膏梁食犬豕乎

五狼一羊之能無傷乎衆惡一心之能無亡乎  
秉圭在廟能無寅乎執敬無愆能仁不仁乎

一子墮井父能食乎萬民顛隳天胡弗惻乎  
天之任君猶人俾牧乎既食其直將芻其畜乎

畜之不息主無惡乎 難殄之能無怒乎

天之示君豈不章乎 天之慮民豈不長乎

妖星異災猶咄叱乎 膏露嘉禾賚酒食乎

蒼麟朱鳳果為祥乎 武宣何修而來遊翔乎

頌二胡羯盜之渠乎 奚獲麟十六以駕車乎

周衰政乖二百紀乎 易姓幾何治者何主乎

漢頌文景黃老之效乎 曾謂儒道不若彼老乎

唐始善相稱房杜乎 稽籍考勲有可數乎

戕取母兄矣孰京乎 胡抑心降志從魏徵乎

太宗造基豈非哲乎 徵言是從而德彛以察乎

斯民之性古何異乎 孰謂古道不足治乎

枕虎以寢能無嚙乎 招狄自助寧不滅乎

天地何際華夷何限乎 陰陽晝夜何相反乎 君子小人何

性同而趨遠乎

九州之外渺何窮乎 鉅衍何見而曉以誰彼恫乎

玄針視海能無惑乎 無有羽翼孰知其極乎

日月何弊乾坤有閭塞乎 闇昧昏黑將如日之夕乎 豈肇

造人紀重建極乎

長生久視寧有斯理 堯舜大聖奚亦死乎

倥傯安期果何準乎 誰能不死閻千載乎

怪士好談非愚孰惑乎剖符尚主誅之何益乎

夷法汙華紛其可駭乎緇衣髡首曷徧四海乎

籍其成佛復何庸乎戒倫敗類惰厥躬乎

流毒深且久曷不去乎不伐厥本勞斧鑿乎

井田法布孰有游民乎歛其浮談化以義仁孰敢不循乎

教出一孔政曷窒乎持之勿變屏異術乎

申韓鄧慎世之虺乎刻削巧苛慕者奚喜乎

用法如流奚不坦乎操刀終身寧不自割乎

堯民之命皆富以長乎桀民之命皆夭而殃乎均為天民

何所賦之不同乎抑偶值其時乎將命不可必而難知乎

爵祿賞罰君之室乎廉耻節義世之道乎俾民賤室君安

所貴乎俾民棄道世何能治乎

秦法凝脂奚致乱乎漢網弥闊奚不犯乎火逼牛尾寧不

觸乎孰云禍乱民所欲乎

孰非民乎孰富孰貧乎孰衣文綉孰如懸鶉乎屈為傭隸

天寧不仁乎仁莫如井田井田不易在任人乎

封建莫復天下為私乎擇賢命爵尚庶幾乎刑措民滋世

有不熙乎

辯疑三首

此篇列于周禮辨疑之九并為四首

聖人之治天下立法也嚴而行法也怒嚴者所以使民知

中不害  
鄧析  
慎到



法之可畏而不犯恕者所以使民知刑罰行於不得已而不怨斯二者其為事不同其至仁之心一也昔者讀酒誥之書嘗疑武王欲殺群飲者為過甚既而思之武王豈好殺之主哉其為是言也蓋愛其民之深而人不知也示之以姑息阱民於死地而後刑之孰若先之以不可犯之禁使民不陷于罪之為美乎武王以為使殷民酗營而至於為亂不誅之則害法誅之則害仁民受其禍者必衆矣不若威之以至嚴使聞吾言者疑吾為過察吾心者感吾為仁聖人之用心不苟以悅民而使民陰受其惠此仁之至者也周禮周之遺書其慮民亦詳矣然不能無可感者焉

司徒之媒氏仲春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夫王者之防民範之以禮義猶恐其為邪况納之於邪何以責其不由禮義乎昏娶以禮至勞而逆情也越禮而奔至易而適意也然人不敢為其易而勉為其所難者以有法禁存焉耳今日不禁人之奔孰肯舍至易而為其所難乎是令之行男女無以禮合者矣啓之以淫奔之路苟又從而罪之是固民也縱其越禮而不詰是賊民也夫婦者人倫之始夫婦之倫不正則人之倫將亂矣武王周公烏忍為此姑息之政以亂倫也哉賢人之言可偽為也聖人之心千載可推而知也求其言而不合能揆之於其心則是與非

决矣人奚由偽

人之情不能無欲也故不能無爭而不能自直也故不能不赴愬者非人之所得已也故君子尽心焉察之惟恐其不明也之惟恐不合乎中民之有欲愬者惟恐其不至也安可責之以其所必無而禁抑使勿言乎周礼司寇言民以財貨相訟者令入束矢以罪相告者令入鈞金而後听之非周制也民心貧富不同而後強弱生焉強弱相凌然後獄訟生焉強不勝而弱勝者十一弱不勝而強勝者十九私闢于下而不勝則憤而愬于上則凡愬者多貧弱之劫於勢力而不獲自存者也烏得鈞金与束矢乎鈞

金束矢富強者之所有而貧弱者之所無也若夫欲得之而後听其誣則富与強者常勝而貧弱者終困抑而不伸何由盡民之情而服人之志乎是以周礼而听訟後世暴吏之所為周之法必不若是也孔子之門蓋有以听訟称者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夫听訟而得其情未為失也孔子猶且非之况苛取於民而禁其訟者哉治天下不能使民無訟而禁其勿訟其差甚矣馮在其為周公之政吾固知周礼非全書也治經不可致疑也疑經太過則聖人之言不行亦不可無疑也不能有疑則聖人之意不明始於有疑而終於無所

疑者善學者也苟於信而不知擇於經何所明哉周禮余之所最好而疑之為尤甚蓋好其出於古愛其為先王之制而惜其或失先王之意也故求之也詳味之也深於其有可疑者不得不為之辨也昔者周公論為治之道備矣未嘗及乎財利武王受西旅之獒召公駭然以為不可而爭之夫受一犬未為害道財利國之所宜用言之未為有過二公抑之而不言斥之而不使人主受其貢者所以防亂源而慎其始也王者之所為將為後世法奉手授足且不可不慎况著之於書定一代之制周公謹之宜何如哉周禮之於言利何其密也金玉玩好則入于王府良貨賄則入於內府至於山師川師皆使致珍異之物其汲於利如此豈周公意哉以為果周公之所著而法之不惟誣周公且禍後世矣昔之疑周禮者詆斥過甚固不足知聖人之意然若此者其非周公之言決也天下之患莫甚於名是而實非人求之以其名而行之於事必自財利始元豐之禍是也然則余安得不辨乎

周官二首

余始讀詩大雅幽風見其積累之盛而知周之所由興然猶異之曰何其久也及讀周禮至於大司徒鄉大夫州長鄙正之法然後慨然歎其慮民之詳曰盡在是矣治天下

易也莫難於一天下之民心民心可一也莫難於使民心  
咸出於正道無加於堯舜求其治之法以為必有異常絕  
特之事而其書之所載止於正德利用厚生斯三者何足  
為異哉然而越數千載卒未有兼三事而行之者則聖人  
之治天下固不求異也及其道而巳斯民也無以養生  
則死無以致用則勞無能正於其德則愚以利言之愚不  
若死之甚也以言乎義生不厚不過於死人不知德必至  
於為亂故聖人尤以為先武王周公豈好為煩細不急之  
務哉宮室衣服欲其燉且同墳墓欲其族兄弟師儒朋友  
欲其聯比閭族鄙欲其相保愛葬救州與鄉欲其相調相

賓或歲一讀法或月一讀法善有可稱者書之惟恐不及  
過有稍著者戒之惟恐不改其日夜提掇督勵斯民而訓  
之者雖父兄之教子弟不若是密也計其時之民不在於  
田廬則在族師閭胥之庭不治稼穡則聞仁義禮樂之教  
蒐狩則習弓矢祭醕則肄俎豆曷嘗暫放其心而弛其力  
哉其法之詳故如此故為之民者有忠順而無乖逆可使  
以義而不可刮以勢六七百年之間強諸侯狼顧為視者  
莫敢先斧陵上之言必至於周禮盡廢而後辨道之化民  
也夫豈微哉秦不識其深意視為無用之虛言而焚除之  
由是斯民如放豚逸馬肆然法度之外而不可復制情者

為盜悍者為亂桀黠者雜出於徒囚之中馳逐海內咸有  
爭天下之心至于今而未已人情易於縱肆而難於檢制  
釋先王之法服而被髮左衽去揖讓拜跪而倨傲怠佚順  
乎其適意也欲反而不復乎古不亦難乎然而不行其道  
終不足以為治不顧一時之怨而與百世之墜典非明以  
察之勇以斷之堅忍以持之者不能也庸人習於苟且智  
士畏乎造端然則何由而可復耶君以身任之而不奪於  
流言臣以道揆之而不泥於近利三年而成十年而安繼  
乎其後者能推而守之武王周公之治可幾也  
以一事之失而疑先王之政皆不可行以一人之謬而疑

天下之士皆不可信此為治者之大患車戰古法也虜瑄  
陳濤之戰以車而敗戰者遂謂車不可用自秦以來不以  
車戰而喪師殺將者亦多矣豈皆車之過哉瑄以迂踈妄  
肆不知人而敗非車致然也由瑄之所為使不以車戰其  
能不败乎故議瑄者罪瑄可也罪車戰不可也先王之政  
其詳不可悉知也周官之所載詭于聖人之道者雖有之  
然遺典大法所以經世淑民者秩乎明且備豈後世所能  
及乎人見有用之而致亂者因以為周官罪此鄙陋無稽  
之甚者也盜竊孔子之履納之而踰人之墻履寧有過乎  
竊履者可誅耳王安石之用周官棄其大者而不行惟取

泉府之一言以傳會其私卒為天下禍此安石之謬也周  
官之言利亦稍密矣蓋以千里之邦畿而供天地社稷之  
祭車服宮室之用公卿大夫群臣之祿諸侯之燕饗四夷  
之遺賚咸出於是固宜有其法焉然取民也有制役民也  
有節凶禮則無力政無財賦無關門之征其不厲民以自  
養亦明矣安石不師其善者而沈於國服為息之說期以  
富國而國終不能富周官之法豈止於此而已乎為治有  
本末養民有先後制其產使無不均詳其教使無不學文  
武周公之大意也法古者亦取其大意所屬而行之奚患  
財之不足哉不治其本而以理財為先此文武周公之所  
誅而周官之所棄者也安石不顧而妄行後世不察而并  
罪周官周官何與焉自治道之不明士之自任者鮮矣自  
信而不惑者尤鮮也安石之自任而自信漢以下儒者皆  
莫之及使誠識其大者而行之其事功豈不甚偉哉惜其  
學不知道而過於自信也斯民不見先王之治久矣遇主  
者恒患不知道有其器者恒患不逢其時其法存其人存  
苟有遇乎世焉知周官之果不可行哉

周禮辨疑一首

周禮者周史所記周之治事書也以其出於周也文武周  
公之遺法微意往往可得而推以其成於史氏所述也故

氏

不能無謬於聖人然去後世之制則已遠矣其有不能大過於後世者蓋亡逸之餘秦漢之士以意增損之者衆也條狼民之誓群臣於馭曰車輶於大夫曰鞭五百於大史曰殺小史曰墨周法豈若是暴哉君臣之際有常禮上不以尊而威其下下不以卑而屈於上道合則仕否則引而退不宜以鞭笞戮辱懼之也夫馭及太史皆近臣大夫則國之執政加以嚴刑而誓於衆使賢者居其職而能不知愧乎此非以禮使人之道也且車裂鞭五百之法秦漢以降之所有周之盛時寧有秦法御群臣哉其非周制也明矣昔歐陽氏蘇氏皆常疑周禮然皆其制度之失耳於道

無害也周禮之善多矣制度之不尽合豈足為周公累哉若其有戾於道者則學周公者所宜知也

檀弓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

成寢而夷人之墓合葬於人階下二子皆不足為知禮其稱之也奚當然則知禮者宜何居曰無已則卜野而遷諸猶為善乎是

防墓崩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取乎古而師之者以其合乎人情當乎理也父母之棺斃然暴于人而不修何取於古乎信如其言安足以為聖其誣孔子甚矣謂殯年五父之衢亦然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云云止亦已久矣

孔子之門人曾子最少曾子之父與師商固友也曾子於子夏之喪明而弔之則宜其名而數之者非曾子事也傳之者過也曰朋友有過以其長也則不正之與曰非也正之者是也名而數之曾子不若是暴也何以明之曰其辭倨而慢曾子之言慤而謹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云云止

不欲速貧也

孔子之欲仕非為富也為行道也致美於棺槨非為不朽也為廣孝也欲富而矜且趨焉以求利於蠻夷之國曾謂孔子若是乎欲全其既死之軀而曰以為民制孔子何取乎有子之疑曾子之問子游之荅傳之者謬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云云

子思曰云云吾何慎哉

禮者君子恒履之器也不可斯須遠於身豈以家之貧富時之通塞為行否子思賢者其為道粹矣信斯言也烏在其喻於道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樽云云止  
無失為故也

周公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苟有大故則周公必棄之  
矣小過而容之義也大故而棄之者亦義也察然拒昧  
昧然容薄量無制者之為豈聖人所為乎天下之大故宜  
莫甚於母死而歌者矣此而不棄烏乎棄以是為聖人之  
量吾弗知也

西伯伐崇

為史者之言曰西伯之囚美里崇侯虎實譖之及西伯得  
賜斧鉞專征伐而歸五年果伐崇侯虎果若其言是西伯

旌

挾天子之柄而報私怨也此必不然聖人之於賞罰豈嘗  
容心於其間哉觀人之善惡何如耳其善誠可旌也雖平  
生之所讎怨烏得不賞之其惡誠可誅也雖懿親近戚吾  
烏敢避焉蓋此法者非吾之所私有乃天子之法受之於  
先王而與天下共之者也竊天子之法賞無功則為祐惡  
罰無罪則為戕善此二者必誅於聖王之世紂之無道久  
矣諸侯豈無不臣服者乎其以斧鉞賜西伯受而行之宜  
自不臣服者始必不悻然蓄私怨而蓄伐之也崇侯之  
事遠不可知其詳矣吾意其人必比凶黨惡不供職於天  
子而侵害其輿圖殺虐其民人棄蔑其宗廟故西伯伐之

武

必不以其諧已也苟憾其諧已足徵量淺智之人齊桓晉  
文之流之所為豈足為聖人哉且美里之事不經見史所  
稱獻美女善馬珎怪之說皆戰國之末好妄言者意構之  
詞非其事之實也妄言者見詩歌伐崇求其罪而不得遂  
誣其諧西伯以為伐崇之端而不自知其謬也西伯嘗伐  
犬戎密者及邗矣則此四國者又豈皆諧西伯者耶故謂  
西伯伐崇者是也謂崇侯諧西伯以女馬賂紂得脫者皆  
非也曰然則史氏所述西伯之事亦有足信者欤曰惟獻  
地請去炮烙之刑者近之餘皆無足取焉耳

武王誅紂

余讀春秋見其紀時書事少者止一二言多者不過數十  
言斷然傳其所信而不敢肆竊嘗疑之以為當時史官  
所載必詳矣孔子曷不盡舉而書之奚為簡畧若是哉及  
觀左氏谷梁公羊三子之傳各述其所聞甚詳或曲說以  
傳經或因經而構事肆情極論無復顧忌初若可喜徐而  
推之率多虛詞而鮮事實往不足以得其要領而愈致人  
之惑然後知孔子謹嚴其詞若不敢盡者憂天下後世之  
至也孔子嘗繫易以辭矣反覆詰難至於理彰意竭而後  
止何獨於春秋而不及其辭蓋道可以智窮而事必以實  
著與其徇疑而失實以為後世害不若著其可信者之為

愈也故曰多聞缺疑又曰吾猶及史之缺文也此孔子之意也司馬遷之為史記其志以作春秋自擬亦非不知春秋者矣至於紀載往昔之事竒聞怪說無所不錄而於三代之本紀多背經而信傳好立異而誣聖人其他微者未足論若武王與紂之事見於書最詳而遷乖亂之尤甚牧野之兵非武王之志也聖人之不幸也武成載其時事但曰一戎衣天下大定不書紂之死者為武王諱且不忍書也他書謂紂自焚死意為近之武王之於紂非有深讎宿怨特為民去亂耳當斯時使紂悔過遷善武王必不與師而踰孟津及紂兵已北使紂不死而降武王必將封之以

百里之邑俾奉其宗廟必不忍加兵於其身也况紂已死乎吾意武王見紂之死也不踊而哭之則命商之群臣以禮葬之矣豈復有餘怒及其既死之身乎遷乃謂武王至紂死所三射之躬斬其首懸於大白之旗又斬其二嬖妾懸於小白之旗此皆戰國薄夫之妄言齊東野人之語非武王之事迂信而取之謬也漢高祖魏文帝皆中才之主非有聖智之度高祖猶能不殺子嬰文帝猶能奉山陽終其身曾謂武王聖人而忍其君至此乎吾決知其不然矣苟信迂之言是使後世強臣凌上者殖醢其君而援武王以藉口其禍君臣之大義不亦甚哉吾故辨之以為好奇

信怪者之戒

畢命

余讀周書至於康王之命畢公然後知周公之忠厚也殷之遺民可謂頑矣大者作亂小者驕淫奢侈不率法度禮不得而齊之德不得而服之周公知其不可旦夕治也既欲加兵誅之又卒而遷之於洛其怒殷民亦甚矣然方伐叛也為大誥告四方自他人言之宜痛詆深誦不比於恒民而周公方申命焉告以天命之去就無一辭及其民之非多士多方一則言遷民之故一則言降四國民命不誅之由反覆乎夏商之存亡稱其民曰商王士曰義民而不

忍少傷之夫周公豈不知殷民之頑哉終不斥之為頑民而曲為之諱避者聖人之慮至深遠也民莫不有是非好惡善未至於此而加之以善名則必喜而奮曰上之待我以善人也安敢不為善惡未至於此而加之以惡名則必怨而怒曰上之不以君子待我吾安用為君子故以君子望中人中人皆慕而為君子以小人望中人中人或失其恒心殷民固頑矣周公以王士義民待之彼欲不修士君子之行得乎聖人之待人也怨如此宜乎未歷三紀而昏化也至於康王不知聖人導民之微權命畢公繼周公之職輒稱之為頑民舉洛邑之民豈無善者哉槩而謂之頑

殷民間之得無怨且怒乎号之以為頑而欲責其不為頑  
不可得矣然則周公婉辭和色化殷民為君子康王奔片  
言而誣殷民為頑民文王武王忠厚之意至是銷鏹殆  
矣不然世之庸主無典則以遺後嗣者子孫蒙其遺烈猶  
可傳數世無亂以文武周公之大德曷為不二三傳而遽  
微乎史稱成康為至治余謂周之衰康王基之

遜志齋集卷之六

雜著

有子

孔子既沒天下之好為言論皆自托為孔子之徒而竊擬  
其說以折衷義理之得失至孟子時相去猶未遠而其言  
已紛然淆亂不可勝辨孟子每深斥其非然亦不能止也  
不幸重之以秦火孔子之微言幾不復存於是儒生愈無  
所憚肆口恣意摹效語言不特托為其位而直以孔子自  
命孔子之言滋以不醇今雜出於諸子家語禮記之書者  
多附會鄙妄不可盡信者也然孔子時詩書錯繆賴孔子

擬

脩而定之故人不惑於邪說今孔子之言在亂甚矣後世無聖人者作則其說何由而有定耶猶幸其出於道術不明之時其論不能精深故學者得以窺其缺漏而知其為偽不然其禍可量也耶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未必為孔子之言然未為甚過也有子聖人之徒矣獨於此而疑之以中都棺槨之制而謂不欲速朽以命子夏冉有之荆而疑不欲速貧此在誣聖人且誣有子也孔子之於仕止皆曰有命何汲汲於得位而先之以子夏與冉有耶使孔子誠急於仕乃急於行道也豈為不欲速貧哉為貧而謀仕於貧賤之地間且趨焉惟恐不得者鄙夫之所為曾謂孔子

是乎四寸之棺五寸之槨攷諸王制參諸人情使君子致仁愛於其親非特不欲速朽也欲速朽者自為之道不欲以身為天下費也棺槨之美者事親之道不敢以天下薄其親也二者固各有當矣有子賢而知道者奚疑於此而非之此不惟非孔子之事決非有子之言也孔子之道猶天之賦物物受之者各異而因其所受者皆足以有成故其言近而未嘗不該乎遠淺而未嘗不極乎深上而可通乎下粗而可泝其精及其門者惟顏子庶乎近之而未至也孟子以下皆未免滯而未化矣有子未及孟子其言豈能似孔子哉為是說者非惟不知孔子亦未知有子者

也故觀論語春秋者當因其辭以求聖人之意觀禮記諸  
子者當以聖人之意折衷其詞

鬻拳

鬻拳以兵諫楚文王而自刑左氏稱之為愛君余謂不然  
君臣之際固有常道矣賢者之事君不為違道之行以危  
身不為難繼之事以駭世順其常不徼異名守其職使後  
可法如斯而已不敢僥倖以圖志之必達事之必成也故  
君有過舉則積誠以諫三諫而不從則避其位而去之安  
可臨之以兵脇之以威而劫其君哉語之而不聽則讐懼  
之咄咄之俾不敢肆此制嬰兒之術耳烏有北面事君而

以嬰兒視之哉先王立為上下尊卑之分俾為臣者嚴守  
之而不敢僭所以杜亂也馬之在原野三尺牧豎鞭之而  
無罪及加羈勒而入君之閑雖國之貴臣不敢視其齒而  
蹴其芻豈誠重馬哉尊其為君之所御也齒馬蹴芻細故  
也先王所以嚴為之禁者其慮天下深矣况以兵劫其君  
者乎或謂君為非義則將危社稷大臣以安社稷為心行  
權以格君宜若無罪焉是豈得為權哉事固有可以行權  
者矣然賢者猶難之若君臣父子之分天下之大經也父  
暴而違道子烏可行權而諄父乎舜聖人也誓矧頑夫也  
舜視其父之惡變變然順之不敢見於色設於詞舜豈不

欲格父哉。盡子之道而使父化，乃所以格父也。紂之暴可謂甚矣。箕子紂之戚，微子紂之兄，二子皆賢人也。至親且賢，事暴君而不敢失人臣之禮，或屈而為奴，或待其亡而去之，二子豈不知社稷重於君乎？終不忍劫其君者，知君臣之大經重於社稷也。鬻拳之君雖有過，非紂之甚，鬻拳為臣，非若二子之親且賢，乃忍劫其君而不顧，蓋激於小忠而不知大義者也。焉得為愛君乎？君子之于奪人，將以法戒於後世，不可苟也。劫君而謂之曰愛君，將使奸臣亂賊欲行篡弒之事者，皆挾愛君之名，以自文其禍。後世可勝道哉！然固左氏啓之也。

鄭靈公

天下之事成於大度之君子，而敗於私智之小人。智之於人，固可以成事，然用之以私意，則流為詭詐險則則字而智能之士，莫為之用，故惟足以取敗。大度之士，其計謀畫策未必過於私智之人，惟其度足以容物，故有智者為謀，有力者為戰，有才者為之治，所為無不成，所欲無不得，蓋惟不自用其智，乃能役舉世之智，而私用其智者，適足為衆智役。此事之必致者也。人之度量相去亦殊懸矣。世有棄萬金而涕唾者，亦有吝杯羹而不肯與人者，自棄萬金者言之則已之所處者大而他人為愚，自吝者言之未必不



以已爲智而咲它人之妄也。周衰諸侯之事亦多。吾觀鄭靈公之死未嘗不深哀其智之小而咲其失君臣之道。至於不忍杯羹之故而殺其身也。且靈公非愚也。其不與子公之羹亦非誠吝也。特忿子公之咲而言妄爲輕也。故不與之羹使其妄無徵而乖其素望。此兒女子相詭之恒情。小人詭詐之私智。尔子公怏怏而染指咲而赦之。召而賜之可也。靈公欲殺之則過矣。苟知其心不忠。果不利於宗廟。正其大罪而誅之亦可也。卒不能決。遂死於子公之弑。計其所爲豈不愚甚矣哉。君臣之際難矣。尊卑之禮不肅則必至於僭。上下之情不洽則必至於離。惟賢主能嚴其

分於朝廷會同之時而洽其情於私覲燕享之頃。朝廷之儀或有不欽。雖親賢有所不避。燕享以和樂爲本。苟察其末節細禮而罪之。則人人自危。篡殺之事或階之以起。故當容之以寬。推之以恕。使人咸得盡其情。則嚴不至於離。而和不至於僭矣。靈公既不能預嚴君臣之分。陵夷至於鼎俎之前。而方責之小禮。逞詭詐之智。斬於杯羹以取強。臣之憤其致殺身豈足恠哉。故卮酒杯羹微物也。善用之可以重於茅土之賜。不善用之于戈醜毒皆由於此。人君自非以度容天下而挾小智以御其臣。雖食之以太牢。皆鄭靈公之續耳。豈足爲智乎。

春秋諸君子贊并序

余取友於當世而未得則於古人乎求之讀春秋左氏傳得數十人心慕焉聖賢所稱較著者不敢論少戾乎聖賢之道者不敢取自石碻以下十有四人取其事贊其美以為法云

石碻

國之所恃在老成人以國為家不私其親知以發謀勇以戡亂雍容談笑坐拯世難侃侃石子衛之父師先事而諫微若著龜始不吾從弒逆果作徐發一言元兇就縛春秋所書篡弒孔多誰能討賊不煩干戈雄才勁節英識大器仇牧晏嬰視之有媿世悅苟難戒親是稱臨危善斷卓乎難能嗟衛之微且有石子嗚呼九州敢謂無士

季梁

賢知所居國小猶強文謨武猷屹如金湯荆楚之隨可坐而取久而不亡以有君子其在朝廷敵國震驚有旅若林莫之與京及乎棄賢姦雄相賀世無人望雖強易破長孺在漢子儀在唐叱咤指麾威行萬方彼冥弗思忽不知貴我懷生民今也誰恃

感僖伯

戡禍弭亂世貴乎兵兵之所加治其既形心術之微禍亂

所負孰能治之諫臣之事在者魯隱矣魚於棠其事雖微  
其志已荒有臣僖伯憂其漸懈昌言正色以訓以戒天稔  
其禍聞善不為鍾巫之難實兆於斯聖之求諫匪曰觀美  
群情既宣萬事畢理自以為智厭棄人言篡弒將行至死  
不聞諫之不用鮮不亡國我思若入中古遺直  
而取公子友  
魯有季子社稷大臣處人所難不失其仁莊僖之間兄弟  
多故叔牙慶父交紊王度親為骨肉義存君臣縱則廢法  
斷傷乎恩酌事之中酬酢萬變龍驤南跼蛇豕屏竄才優  
於為齊以無私春秋嘉之志其來歸周公東征克對文武

烈烈季子不忝皇祖後世之士量小才輕大故臨前驚怖  
失聲聖賢至公狗道忘已後國先家季子所耻

叔肸

士處衰世若行泥塗孰能超然不受其汚叔肸之賢高潔  
蓋世非義之祿咲而不視况也有國匪君斯君獨深耻之  
安乎賤貧我捆我履可以衣食我身雖勞吾義已得彼為  
富貴千乘萬鍾其外雖導導疑當作通其心則窮人之所趨不  
我能止我之所慕不以易彼卑卑小夫利達是圖朝讎夕  
臣犬豕不如伯夷之清子臧之節周公之孫魯邦之傑

劉康公

道在天下莫不與聞能知其真千載一人春秋之間何國  
無士名言至論卓卓可紀有信劉子獨得其宗矢辭豈多  
妙合大中孰養其原以定厥命必有事焉勤禮致敬後乎  
洙泗先乎唐虞聖賢有傳不謀而符生民寢寢飲食作息  
道之不明誰達其極三代君相治之師之逮德下衰以法  
縻之上廣疑當其職下悖其紀孰非天民嗚呼劉子

范文子

霸國之士尚利與功納君子邪不思其忠孰若夫子識微  
慮遠以勝為懼勇於從善鄢陵之戰楚師大崩矢中其王  
蠻方沸騰衆夸威強獨有憂色外患盡寧非計之得彼昏

不戒以幸為常上肆下陵禍興蕭牆先事有言衆謂迂悖  
深謀弗從卒履其敗六國滅秦晉亂平吳全盛之邦多忽  
永喙烈烈夫子非霸者佐以道事君大臣之亞

子威

恒人於利鎡銖必競亦獨何心力讓千乘仁義可樂名節  
可尊肯取瓦礫棄遺璣璫纂絨紛紛孰非臣子先生魏之  
恐其汚已高不忘世潔不乱倫大鑿社稷為曹宗臣秦楚  
有王雄霸中國戰不足稱千載汗辱去彼取此疇能與偕  
以利易生果何人哉

威文仲

衆人之生莫不有死死而可傳舉世無幾有美大夫國之  
典刑仁義之言煥如日星其身有終其名不沒後人宗之  
指為口實晉楚之盛豈乏世卿貴富一時事無餘名大夫  
立言後世是式念哉勿忘尚懋厥德

祁奚

賢才之生國用所資觀其進退治亂從之一人在朝善類  
興起欲知其心尚視所舉彼也吾戚此也吾朋人以為比  
吾舉其能孰為隙讐孰所怨惡吾取其才餘不暇顧心無  
黨私為國得人苟利於國違恤我身古之君子自信不苟  
不以毀譽輒變所守嗟世之人匪矯則偏或遠之用或親

之亦有徇大公舉讐與子取謗速咎終莫能以道不勝偽  
治功日汗豈特夫子當世所無

魏絳

晉有跛夫好兵而復以一咲故幾亡人國天鑒凶德卒傾  
厥宗三卻受誅假手厉公允文魏子以兵為戒輯和戎夏  
晉以昌大悼公之世屢合諸侯績業文襄政教具修意之  
所嚮靡有不服群賢在位魏子之力士不知道以戰為嬉  
孰能無為坐制四夷

孟獻子

世無材智不過於削非有仁人何以為國魯號多士祭乎

有文穆之獻子其德可尊用侈國貧言利愈密宣成之間  
苛政橫出夫子是悼勢莫止之昌言在人後世紀之乘馬  
之微鷄豚不畜富尽天下恒患不足古稱盜臣或以為才  
我懷夫子莫知我哀

季札

士之制行不必於同取舍進退惟義之從苟同其跡不度  
乎義尚類古人非德之至嗟季子賢且有文博達通微  
世鮮其倫使之有位變夷以夏桓文之績不足與伍天將  
喪吳囂童僭攘晦德潔身效節子臧道之廢吳蓋曰有命  
行非子光止豈子病衆人何知為譽為尤孰明子心其惟

春秋世教日衰戰爭求位季子有知當為流涕

子皮

大人無私物我同視善出於人与己無異人之勝己善者  
己能翼而扶之与之俱升授之國柄躬率以听賞罰弛張  
必從其令此謂盛德自古難之懿哉子皮為公卿師儒實  
國楨社稷是賴振經立則國勢幾大非子知人群枉孰容  
鄭之有政夫子之功紛々鄙夫識闇量淺已則無能惡人  
為善世之不治豈曰無賢孰起子皮吾為執鞭

子家羈

魯有盜臣擅國自恣昭公寡謀躁以失位遜齊居晉淹恤

八年惟子家子奉以周旋自有可為謀猷甚遠非而不從卒以喪返使用其言動合事機豈其終身棄國不歸久而弥恭困而無怨義不近名忠不避難考德千載難乎其全夫子之節允也可傳晉文五臣世嘉其績彼也無礙當才夫子以德

樂毅

樂毅不拔二城夏侯太初以為庶幾乎湯武蘇子瞻以為行王道之過余曰鄙哉二子之言也天下豈有行王道而不興者乎觀人之賢否當先觀其所為之事求其事而不得當求其用心之邪正湯武所以伐人之國其心曷嘗有

利天下之意乎不忍斯民之困於塗炭挾大義而拯救之使取鎔銖之非義殺一介之不辜雖奉海內之籍而歸之湯武不肯正目而視也其心顯然著於天地之間故拔一城取一國他國之民惟恐其來之不速翹足舉首而望之此其為王者之師也使湯武之心少出乎利匹夫匹婦將持耰鋤而逐之矣何以為湯武哉彼樂毅之師豈出於救民行義乎哉特報讎圖利之舉耳下齊之國都不能施仁敷惠以慰齊父子兄弟之心而遷其重器寶貨於燕齊之民固已怨毅入骨髓矣幸而破七十餘城畏其兵威力強而服之耳非心願為燕之臣也及兵威既振所不下者莒

與即墨毅之心以為在吾腹中可一指頤而取之矣其心已肆其氣已怠士卒之銳已剄而二城之怨方堅齊民之心方奮用堅奮之人而禦怠肆已剄之讎毅雖百萬之師固不能拔二城矣非可拔而姑存之俟其自服也亦非愛其民而不以兵屠之也誠使毅有愛民之心據千里之地而行仁政秦楚可朝四夷可服况蕞尔之二城哉湯武以一國征諸國則人靡有不服毅以二國征二小邑且猶叛之謂毅為行王道可乎湯武以義而毅以利成敗之效所以異也蘇子乃謂王道不可以小用小用之則亡王道特患乎人之不行耳小用之則小治大用之則大治猶之菽粟之瘠飢小食之則不死恒食之則充實矣可謂菽粟不可少食而寧噉糖糖一作糲穀之為愈乎太初曲士不足論獨惜蘇子之易於言也

豫讓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則當竭尽知謀忠告善道銷患於未形保治於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為名臣死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簡策斯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於未亂之先而乃捐軀殞命於既敗之後釣名沽譽眩世駭俗由君子觀之皆所不取也蓋嘗因而論之豫讓臣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為之報仇声名烈雖愚夫愚婦



莫不知其為忠臣義士也。嗚呼讓之死固忠矣。惜乎死  
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觀其漆身吞炭。謂其友曰。凡吾  
所為者。極難。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也。  
謂非忠可乎。及觀斬劍三躍。襄子責以不死於中行氏。而  
獨死於智伯。讓應曰。中行氏以眾人待我。故以眾人報之。  
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即此而論。讓有餘憾  
矣。段規之事韓康。任章之事魏獻。未聞以國士待之也。而  
規也。章也。力勸其主從智伯之請。與之地。以驕其志。而速  
其亡也。締疵之事智伯。亦未嘗以國士待之也。而疵能察  
韓魏之情。以諫智伯。雖不用其言。以至滅亡。而疵之知謀

忠告已無規於心也。讓既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國士濟  
國之事也。當伯請地。無厭之日。縱欲荒棄之時。為讓者正  
宜陳力就列。諫之。然而告之曰。諸侯大夫各受分地。無相  
侵奪。古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於人。人不與。而吾之忿心  
必生。與之則吾之驕心以起。忿必爭。爭必敗。驕必傲。傲必  
亡。諫切懇告。諫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三諫不從。  
移其伏劍之死。於是日伯雖頑。宜不靈感。其至誠庶幾  
復悟。和韓魏。釋趙圍。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則讓雖死  
猶生也。豈不勝於斬劍而死乎。讓於此時。曾無一語開悟  
主心。視伯之危亡。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袖手傍觀。坐

符成敗國士之報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勝血氣之  
悻甘自附於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雖然以國  
士而論豫讓固不足以當矣彼朝為仇敵莫為君臣覲然  
而自得者又讓之罪人也噫

東漢

天下之患固不可逆料而預防之也吾計禁乎此後世之  
患出乎彼吾謀杜其西後世之患生乎東禍亂之端神藏  
而鬼伏常發於人所不疑之地而起於世所倚賴之人雖  
知者何由而尺備哉然古之善慮國家者每事揆其始而  
考其終喜其成而憂其敗四海之事千載之業綜包參覈

於吾之腹中而定他日為患之大小緩急推其得失而為  
之備使禍害之發不至於亂亡則庶乎可以盡吾心焉耳  
固非徒塞消沮能使之久而無患也武王周公之初定天  
下其心豈不知封建之弊必至於并吞削弱而不振也哉  
然恐易此道而更為異法未必若封建之可以安且久也  
故且勉而為此使治之有道者可以無亂失其道者亦不  
亟至於亡不敢過為矯激難守之法以為將來患也乘舟  
而渡水時有覆溺者人終不以一溺而廢舟駕馬行遠或  
有躓跌之失人終不以一跌而不駕在乎補其罅漏不完  
之處習其馳騁疾徐之節使慎之而已前漢王莽之篡在

乎元成失道上無明主下無正臣故莽得恃太后之勢而行篡竊之計非以三公輔相委任之權太重而然也光武過懲其弊而力矯之不任三公以事而政歸于臺閣其後遂成宦寺之禍而漢卒以此亡光武以為莽之得成其篡者權太重耳今吾奪其柄則其害可除矣孰知宦寺之禍反其甚於輔相者乎此不熟究其大小緩急之故也夫莽之篡以母后臨朝外戚預政而致然豈委任太專之罪哉光武能著為令典藏之宗廟俾後嗣有幼者在位當選厚德大賢之士為三公以輔之而不許母后外戚臨朝預政則其害可以息矣不此之思而惟罷三公之制宦寺之興

如於此矣蓋宦寺恒以傳聞閣之命受襁褓之寄而妄作威福苟外有良輔以持其柄內無母后為之依怙雖曹節王甫充溢乎宮闈亦何患哉可疾者不疑而疑輔相末路之弊也遂使三公除拜皆以賂遺宦者而得雖欲免乎亡亦難矣三公之位古所謂共天職治天民者也苟擇當世之賢才而置諸位撫手而責其成功可也專橫之禍何自而致哉事變亦衆矣然不察之以至明推之以至公處之以至當徇斯須之細故而輕於變更惜哉光武之銳於求治而未達乎大体也

漢章帝

治天下之患莫甚於矯前世之失而過於中天下之事可  
 矯也而不可過也然矯之急者必致於過失火之家三日  
 不熟食走而躓者終身不御馬躓與火豈馬與食之罪哉  
 而為之不食不御此矯之過也蓋懲之甚者故必速畜之  
 久者發必肆方其前人之所為不合乎心其心怵然思有  
 以易之而未能一旦據可為之勢力矯其弊不暇顧理之  
 是非則所失者愈多矣往昔之事類此者甚衆雖漢章之  
 賢亦未能免乎此也魏曹丕謂明帝察之章帝長者章帝  
 豈真長者哉其天資亦明帝之流耳聞群臣言前代過於  
 苛刻故深矯之以寬其寬也或過乎中而時自出其所為

又恒過乎嚴是以當時文物典章雖有可觀者而朝廷幾  
 於不治內則以皇后之譖殺四貴人而廢太子外則竇憲  
 奪公主田園而不能加罪張林楊光恃勢貪殘而不知省  
 鄭弘以太尉言竇憲而收其印綬以死此其失反有甚於  
 明帝何足為長者乎漢之稱長者以其持心謹厚而無害  
 以德化人而人自服之也若文帝者是也而章帝非其人  
 也文帝嘗曰長者固殺人乎然則無罪殺貴人譴三公縱  
 貴戚酷吏虐民而不問皆不得為長者明矣斯其矯弊不  
 以道之過也王者之道不貴乎太寬亦不貴乎太察太察  
 則善者或不能自容太寬則惡者或可以苟免二者俱政

之弊不足以為中道明帝失之察章帝矯枉而兩失之然  
章帝之心稍近乎實非明帝比也漢四百餘年歷二十四帝  
稱善治者僅數人而明帝與焉其功德可少哉且猶不能  
盡善也今有善者惜其偏而欲矯之也必問諸方人豈智  
之不若哉其智專且習也欲矯天下不求天下之士而問之  
謂之智可乎章帝賢矣惜其不得天下之士而輔之也

婁敬

將興之主惟恐人之無言將亡之主惟恐人之有言天下  
固非一言所能興亡也求其興亡之故未嘗不自一言始  
以一言之善而取之天下之賢者必曰取善若是之周也

為而不言以一言之非而罪之天下之賢者必曰其  
諱過若此之甚也吾曷為而與之言人皆欲告以善是集  
天下之善於其身也人不欲告以善是以其身推天下之  
善也有此二者而欲不興亡皆不可得也漢高帝以雄武  
之姿匿智下意以用當世之後傑既夷翦海內可畏者而  
廓清之亦可以少休矣聞婁敬遷都之說即奉宗廟百官  
而從之夫敬徒譟譎之虜布衣之人山東之賤夫耳語其  
辨不若陳陸語其智不若張蕭無夙昔之故左右之薦卒  
然脫輓輅而入見若涉無人之廷而論國之大事其術可  
謂甚疎其札貌可謂甚野矣在廷之臣見其言論必且咲

其妄而帝即日下詔與之俱西。如不能視者，從相之言，不能听者，觀人之指。屈天子之貴，歛絕世之威，而惟敬之信。當時不以為輕動，後世不以為無謀，而子孫果安其利。是知善不必自己出，貴乎能用人之善。人君不必兼衆人之所長，在乎因人之長而用之。高帝之才，非能遠過於人也。智非能慮事而昏中也。其不可及者，有容人之量也。唐太宗好學有謀，愈於高帝。然所為不及帝之尽善者，量不若也。能用魏徵之言，智矣。而幾致不能容徵，誅蓋蘇文而伐高麗武矣。終以不用道宗之言，而敗太宗器量。狹以能勉強從善，故致貞觀之治。及功成治定，驕氣漫盛，而無以制

之。故量盈而惡人之言，古之聖人明道以勝私，使其心海受而天覆，用其善不計其功，取其智不忌其名，任其力不奪其功，恭默南面，若無能然。而舉世之賢才咸為之尽，而莫敢望之。夫能代賢才皆為己用，則其所為與出於吾心，何以異乎。高帝常自謂能用三人傑，故勝項氏。三傑帝素所重者，用其言為甚易，未足以見帝之美。踈賤如婁敬而用之不疑，此漢之所以興也。

曹參

天下有不治之治，而君子有無功之功。非通乎道者不知也。人皆知治之可以治也，而不知求治而得亂。人知有為

可以成功也而不知有為適足以獲罪者功與罪固非人  
臣之所計而治亂之來不可不審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  
世而後仁昔甚疑之以為王者之於仁宜其致之速奚待  
歷世而然哉及觀乎古之求治太急而致亂然後知孔子  
之言百世不能改也夫民新脫於創殘之中不休息之於  
無事而遽騷之以制度文為之說使勉而從我則所以仁  
之者乃所以暴之耳凍溺之人不可以近火久餒之人不  
可以飽食出溺而近火者必僵餒甚而飽食者必死且火  
與食者豈有殺之之心哉求其速生乃速其死之道也故  
善治天下者先以不治之之曹參之相惠帝日以飲酒為

樂掾吏縱酌置而不問弛然不復加意於政教朝廷之間  
幾於亂矣而海內以治何耶若參可謂知治亂之方矣秦  
之亡不在乎無制而患乎多制不患乎法踈而患乎過密  
使參而相漢復苛推而詳禁之是續亡秦之焰而熾之也  
故參寧受無功之名而不忍圖有功以禍當世則利澤陰  
施於斯民之安於漢而不離漢業藉以久遠者參之功也  
史以參比蕭何參亦自謂不及然何非參比也何智謀雖  
過於參而不奪故干戈甫定而役民大治宮室其意務媚  
於主而無撫民之心參苟居何之任必不為此以何代參  
則何亦不能如參之明於國體而無所變更也漢苟無何

則參之才足以立法苟無參而他有才者繼之則漢之法  
亂矣天下易得也而安之為難安之為易也而使民安於  
吾之法為甚難參蓋嘗聞君子之道矣故其所為近道如  
此而先王安民制治之大法固不止如參之所為而已也  
嗚呼道之不行也久矣哉

丙吉

君子之於天下及人事而後徵天道天道至微而難知也  
人事至著而易為也舍易為而求難知則為不知先其微  
而後其著則為失序堯舜禹益相告戒之辭詳矣傳道則  
曰執中用人則曰九德治民則曰六府三事至論天道則

曆參校時之外未嘗有片言焉三聖賢之於天道豈有所  
未達哉棄所宜為而求之恍惚詭誕之域者固聖賢之所  
不取也宰相之職上有以格君下有以足民使賢才列乎  
位教化行乎時風俗美於天下倫理正而禮樂興中國尊  
而夷狄服有生之倫各遂其性而無乖戾鬪爭則可為  
職矣不必漆之然探其所難知以為觀美也能及其職雖  
日月失明寒暑不節無害其為治職有未盡使天地位而  
万物育亦安所益於民乎漢史稱丙吉不問死傷而詰牛  
喘以為知大体此非君子之言民不知道至於相殺傷於  
都市之內政教不振而俗隳壞其為變亦甚矣豈非宰相



所當憂乎。舍此不問而恐陰陽不和，何其迂且妄也。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不先盡事人之道而事鬼，且不可。况不務人物之性而徵不易知之天道，烏在其能為相乎？且宣帝時俗之弊，非特相殺傷而已。一歲中子弟弑父兄，妻妾弑其夫者，二百三十餘人。幾不可以為國。昔不能佐其主以仁義，使革風易俗，陷斯民於禽獸，而惟一牛之問，謂之知所緩急，不可也。漢儒之學，泥於術數，而不知道其流至於蔽而不通，愚而信怪，雖可稱如吉者，猶溺焉而不以為異。况不足稱者乎？天下猶人身，然風俗血氣也。灾祥肥瘠也。戕刺其体膚而不問見瘡者，而問之人必以惑矣。察於細而忽於巨，惑莫大焉。而以為知大体，可然則洪範之說皆不足信歟。非然也。庶徵九疇之一也。必以人事為之本，盡人事而後徵天道者，吾之所知也。信灾祥而遺人事者，漢儒之謬。洪範之蠹也。非君子之道也。

黃霸

漢史稱黃霸為相，功名損於治郡時。昔者嘗惑之，謂豈有才如黃霸而不能為相者乎？後觀其為張敞所奏，然後釋然知其故。蓋宣帝不能盡霸之才，非霸不能也。天下之患非才之為難，而用才者之為難。夫駒駘馱可以不載，駕而致千里，不遇善御之人，雖欲一日百里，不可得也。宣帝善

任守令而不善任相知愛民之情而不知為國之體其天資善察好挾數以用而持法太嚴丙吉魏相之徒號為賢相不過遂之然行乎繩墨之內醇謹僅足而已非能有所創造施為可為後世法也豈二子之才止於此宰相之功業視人主人主善任相雖中才亦足以為治不能任相雖俊傑不能以成功霸之治郡時得以意操縱斷制行干民而於境內故可以得人心及入而為相欲飭法令則人將以為迫度欲行化教則人將以為迂欲守廉隅則人將以為拙沛然行於一郡而莫敢禦者今皆窒沮而不可惜乎雖有有為之才安能立不可為之功致不可得之名

夫其教上計吏之事教化之一端耳真宰相

之所宜為古之人先務教化之霸豈為過乎張敞遽毀訐

之謂其教民為偽而宣帝亦遽听之蓋宣帝之素志以為

漢家自有制度後事乎督責苛刻之間而惡聞教化之說

久矣敞之言正与帝意合故帝信敞不疑而尤霸之非霸

雖有為其可復得借狀王猛慧黠小才非有絕人之意超

世之量符堅斬除異議之臣而親任之卒并疆國而雄視

海內非猛難遇用猛者難遇也任人以位而不假之權猶

不任也假之權而不用其言行其道猶無權也今霸

嘗少變治郡則為良吏為相則為恒人任之以良吏之

謝下是  
劉彭在帝味  
魏美在帝味

樊英字季齊  
漢後安帝初  
徵不至

道彼則以良吏自效也。東之以恒人之制，雖欲不為恒人，安可致哉？噫，亦有餘而不用者，士之責也。用之不能，盡人之才者，人主之責也。嚴光

君子之処世，必乎仕則忘其身，必乎不仕則忘其民。忘身不智也，忘民不仁也。皆非君子之事也。譬之水之在川，通則流，障則止。隨其所遇而水不與力焉。故隱不求名，仕不規利，各當其宜而已。嚴子陵之不仕光武，或以不事王侯為子陵之高，子陵豈為名高而隱者哉？使有意於隱，而得蹇不屈，以邀人主之尊禮，則樊英之流，釣祿位之術耳。吾

知子陵不為是也。賢者非事君之為難，而行道之為貴。故量其主而後入，察其幾而後動，不使吾君有得賢不任之譏。吾身有竊位負國之愧。子陵與光武布衣研席之舊，知其志趣，德量之淺深，審矣。苟光武推誠善任，子陵寧不少疑，相輔以濟斯民乎？以其事觀之，不任三公而政歸臺閣，大臣以切直死者有之，群臣以非讖而見罷黜者有之，子陵剛介人也，不默之以固位，則諤之與之爭，光武豈能堪之與其用，而使人主有踈薄故舊之嫌，則孰若不仕以全君臣之義哉？此子陵所以為君子而後世莫能窺其本心者也。王良友人謂良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往來

屑之不憚煩也嗚呼為此言者其知子陵之志也乎易曰君子見幾而作子陵近之

竇武

禍恒發於大忽而事多敗於不斷為天下之大事者當畏可恃而危垂成不以己之有恃而易人不足以彼之不足備而肆志故所奉無不成而身完功立竇武之謀誅曹節王甫其志可謂忠矣而身不免受其殃世常悲之不知武有以致之也宦官擅政天下之所同惡也陳蕃及同謀之士天下之所稱以為賢者也女為太后而身為大將軍以天下之賢而誅天下之所惡宜乎去之如拉朽發腐事之成

可以萬全而卒不成者以恃其可成而忽之也宦官之威行於中外久矣其根盤結宮省甚固為誅之計當使策謀預定于外一旦會在廷之臣白太后及帝縛而夷之如雷霆之擊山岳之壓使之不暇生變拱手伏辜則不盈朝而大患去矣今武則不然自五六月謀之至于九月而始發言於太后者再三而蕃復上疏陳其罪惡請太后宣示左右及攻其同黨不嚴為之備而從容歸府使宦豎得發密奏劫帝為變其失計不已甚乎執犬于牢猶恐其噬而以兵自衛况節甫宮省久吏烏可謀誅之而不為備哉武蕃之賢非不知此特忽其不足畏故耳為計既疎遂使

太后變遷身亡家滅海內賢士戮殺殆盡而漢隨以亡其志雖忠其才不足稱矣小人之謀害君子其為心忍為慮周為計決故君子多不能免君子之誅小人持以不忍之心行以踈畧之計而不虞其是以為害故反受其禍者甚衆此天下所以治難而亂易忠義之士於是無所成功也有國家者可不慎其始哉

崔寔

昔者觀孔子之書見其於子貢仲由之徒善於說辭必深折而重抑之明足以億事未為有過也而傷其多言以佞為學未為遠道也而惡其口給而近佞心常以為惑矣孔子

子不貴於言若是耶及觀戰國之際天下之士皆棄道德仁義而不修以口舌磨切世主而覬勢竊柄大者亡人之國小者自殺其身又甚焉者著為邪說以為後世害紛然出乎斯道之外流於刻薄荒鄙誣民敗俗之歸而不自知也然後喟然嘆曰此孔子所以聖乎其預知之矣九亂之生必有所始也芻靈之弊必至於以人殉葬象箸之弊必至於瑤臺瑠室孔子之教人以勿易於言而周卒以口舌縱橫之辨而亡夫言豈可苟哉快意於一言或足以禍万世發憤立一事或可以禍異時矯當時之失不求古今之變而輕於持論非知道者也彼崔寔者獨何人哉憤時君

之柔闇則論柔闇之失可也遽為邪說不顧理之是非而謂凡為治者必以嚴而治以寬而亂此豈理也耶周秦之效夫人之所能識也寔不察乎此而亟稱宣帝之賢夫宣帝漢室基亂之主苛以為明忍以為斷督責以為能當斯世也斯民競知其可畏而不知其所可愛於是高惠文景之澤竭矣譬猶服金石恣声色之人其外雖若未衰而其中之虛壞已甚至於元帝繼之稍失其術則漢因以衰非元帝之罪也寔輕信而不知道敢為異論而不顧其無稽至誣文帝以嚴致平何惑妄之甚哉漢之久而亡者文帝之功也且使宣帝處文帝之時是生一秦也宣帝固非秦

比也率其所為行於甫定之世則其異於秦者幾希而豈能治哉治道固有本末先之以政教而後刑罰者秦漢以下皆是也文帝能參之恭儉忠厚之化故治其餘則守法而已故未施踵即不免於危漢室至於光武猶再榮之木其膏澤將尽矣明章能扶植培壅之僅至小康孝安以降漸衰而亂固其理也自非仁賢若文帝承之猶恐其不救而寔欲濟之以嚴刑峻法此欲救將萎之木而斷其根鄙哉愚儒好高之論也仲長統乃從而稱之此其知與寔何異哉自孔子之末學者不明道而阿世韓非之愚至以堯舜為土水而以刑罰為膏粱所聞者卑而所習者陋無怪

其為此言也。漢之諸儒，惟賈誼、董相及王吉為庶幾。如寔與統時人所推為大儒，而其論至於與韓無異於平其所從來遠矣。豈特寔之罪哉。

霍光

霍光以樸直見知武帝，輔少主，廢昌邑，立中宗，功烈為漢。伊尹而身死，受赤族之誅。世嘗疑之，曰：是烏足疑哉？光之獲全其軀，亦已幸矣。賞罰生殺，予奪者，天下擬之大柄。授之天子，使奉而行焉者也。故是六者，惟天子得專之。然猶不敢私任其喜怒好惡，以為輕重，而一決之於天功懋焉。而後賞曰：非我賞之也。天賞之也。罪盈焉，而後罰曰：非我

罰之也。彼得罪於天也。其於生殺予奪，莫不裁之於天，而不敢預存於心，以可專之位，持之以恭謹。至於如此，猶且或有不中禍及於身，而殃及乎子孫，况於無其位者乎？且以伊尹之聖，以德則天下莫加以位，則為之師，而當阿衡之任，以功則相湯取天下，致太平三世，而至于太甲，其格於天而著于民，亦已久矣。其於太甲也，未嘗廢之，特奉之居憂於先王冢上，俟其修德，而迎之以歸。其於進退，宜無不可時之人，孰敢非之？然而伊尹既復政於君，即決然請去其位，不敢畧有顧戀遲留之心。何者？誠知天之大柄，不可以久持也。夫伊尹聖人，不任其私，以賞罰生殺予奪，亦

昭之矣猶畏且慎如此彼霍光者自度何如人哉以德則  
僅若恒人以功則非有平暴乱安宇内之績特以謹慮偏  
為人主所信而托以非常大事計其平日操天子之柄以  
制群下者幾何年矣其於輕重緩急已不能無私意行於  
其間乎哉疑辭然立昌邑既不審隨數而廢之天下之人  
見其所為蓋已側目視光者久矣非特天下之人吾意中  
宗未立之時亦疑光之為人矣不待參乘而後疑之也為  
光計者當中宗之初立社稷宗廟既有所托不負先帝顧  
屬之心即宜力辭而引去不許則宜辭朝廷之政不與而  
以列侯就第庶可少紓中宗之疑而息衆庶之怒光則不

然一歸政而不受則肆然而歸疑之至於身死而後已且  
中宗是時年近壯矣其於民情國体究之熟矣光曷不思  
乎當昭帝之初立燕王上官之變非昭帝之明光之誅其  
得免乎在執政未久之時且若此更廢一主之後其生殺  
予奪賞罰之際妄用者多矣使重有告於中宗光其可免  
乎吾故曰光之不底于戮幸也以其昧於去就之義而不  
知天之大柄不可僭持也雖然光不學無術其昧於去就  
不足責也中宗之待光宜亦不能無過焉當歸政之時封  
之以上國榮之以顯號優游以師傅之礼而擇  
其之權使光有明哲之知禹雲山等知威權之不



可以太盛而思退戢之道焉。光身死之餘，豈有赤族之禍乎？故赤族之誅，不在禹雲山謀逆之時，而在光秉政之日。中宗之疑霍光，不在許后之死，而在乎廢昌邑之時。故取族滅者，非禹雲山也。光也。光之得罪於天，非廢立也。僭持天之大柄也。嗚呼！世有不幸而居光之任者，得吾言而思之，其可免於禍乎？

條侯傳論

天下之賞罰必有所受。於人者必制於人，大夫受於諸侯，諸侯得以賞罰之。諸侯受於天子，天子得以賞罰之。惟天子之大柄受於天，而天不屑。然與之較古之聖人，恣

無所長而肆也。於是立史氏以書之，史氏者所以賞罰天子而立天下之大公於世。故天子之所賞而濫天下莫敢問，史氏得以奪之。天子之所罰而僭天下莫敢言，史氏得以予之。天子之身所為有當否乎？其下者莫敢是非也。史氏秉大公之道，是非之故。天子之賞罰信於當時，史氏之賞罰信於萬世。天子之賞罰可以賤貴一世之人，而史氏之賞罰可以懲勸於無窮。榮辱於既死，君子謂史氏之柄不在天子下，彼以其位。此以其公也。使史氏之予奪而不以其公，後世何所取信哉？漢初輔相之臣多出於一時亡命屠販刀筆之流，其人皆習熟世故，迫於利害，善避

亞夫不為父買  
工官南方甲楯  
可塗者為人所  
所共事車馬  
夫石詣廷尉  
不食五日吐血  
死

禍趨變而堅守臣節求諸高惠文景四世間如王陵周亞  
大輩無數人而亞夫尤得大其體在景帝時以爭皇后兄  
信及匈奴降王之封忤旨遂用他事下獄以死夫封無功  
者以亂先帝之法納夷狄之叛臣以啓為臣不忠之心此  
誠宰相之所宜爭也亞夫爭之豈為過哉彼景帝者私刻  
忍人也欲封其后之兄而亞夫不從其心固有殺亞夫之  
端矣特未得其名耳及降王而不封其怒愈甚特無以  
屈其說故忍而未發官甲楯之告景帝方幸其有名以誅  
之遂卒寘之於死求其所為事確乎有大臣之風景帝罪  
之者私恨也為史者宜有以明之而司馬遷反詆之為守

節不遜以取窮困嗚呼人臣如亞夫乃可謂之不遜乎夫  
朝廷之禮君臣之分固有當遜者矣至於為一事而亂舊  
典起邪心為害於國甚矣苟阿意希旨從而附和之此小  
人反覆之計謀一身而不顧職業之所為烏可謂之遜乎  
人臣者以義守職以忠事君利害有所不恤苟畏窮困而  
安利達則無所不至矣亞夫之心豈以窮困為戚者哉迂  
不稱其能守官而詆其以不遜不閱其死不以罪而悲其  
困窮史氏之論若此何以信於後世此吾嘗論迂善記事  
而不知統善陳辭而不能斷有良史之才而不達君子之  
道亞夫傳之類也

田疇贊

智勇人之所有也善用之為難忠義人之所慕也審知之  
為難天下非無豪傑之士而功不見著於世何耶豈其智  
勇之不及忠義之沮喪與用之失其時歟之遠其微者衆  
也苟或不用於曹操則可以比子房董卓呂布不為逆賊  
則可追韓彭廉丹王尋為漢而死則可以與周苛等而皆  
不免於君子之誅其迹同而其為異也漢末之亂酷矣  
余求奇士於其時得一人焉曰田疇忠不避難勇不畏死  
奮然感劉虞之遇而思為之報讎公孫瓚既亡謂可以盡  
力者漢室而已故應曹操之辟既而知操非忠漢者也故

辭封侯之爵介不同俗清不悖倫忠在樹功義不苟合其  
才良其行果蓋豪傑之士非當時奸雄所及也論者眩於  
成敗使操以可疑功見取而疇之志義不大章明於後世  
豈不謬哉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若疇者庸  
非其人耶其不成功者命也豪傑之士制於命而不獲施  
志衆矣善觀人者觀其志不觀其事觀其器不觀其位由  
是而言士之不幸者獨疇乎哉吾是以悲而贊之其詞曰  
古之觀人不於用舍考其所存以第高下譬諸龍駒垂首  
異車豈以其賤斥之為駑齊侯千駟如南面王仲尼之嘆  
夷齊有光漢季分爭得國者操吾獨何為田疇是悼操雖

據國犬鼠之雄殺后無君天下不容寔若君疇忠義蓋世  
委質劉虞身死靡二使受之命為漢大臣殺探復漢必不  
顧身嗚呼鄙夫惟利是就誰能為疇我與為友

云敬贊

有序

指其軀有益於天下君子之所樂為也而况身不至於死  
而有益於世教者乎宜乎趨義者之衆也然而人寧舍其  
生以徇利而不肯勉其身以為義死於利者首交於世而  
為義死者歷數百年無一人豈其所重在彼而所輕在此  
哉知利之可以養生而不知其可以傷生知義之或至於  
殺身而不知殺身之可以不朽也古之仁人義士視刀鋸

如飲食恬然就之而不辭者其好惡寧獨異於人哉見義  
明而慮道遠如是而死則安如是而生則辱如是而富貴  
則足耻如是而貧賤則可樂故其取舍之際斷乎其不苟  
也師弟子之義與君臣父子等古人蓋甚重之漢之時猶  
未交夏侯勝為孝昭皇后授經勝卒后素服五日以報師  
傳之恩夫以帝后而為師傅服群臣不以為過則當時之  
俗猶可見也風化成于上雖以強臣亂賊之威指叱鼎鑊  
以待天下之士而士生乎其時猶有赴難蹈義正色疾趨而  
不顧者此漢所以為盛也與王莽之殺吳童欲禁錮其子  
弟門人多更名它師而平陵云敬幼儒為大司徒掾獨自

志  
位

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之當時以是高之比為棄  
布而敝竟以是名後世敝學術不可考後嘗仕莽為魯郡  
大尹其行已未能無可議者然其事師不以死生變節誠  
於義之士也哉章弟子千餘人賢於敝者必眾矣畏禍惜  
身竟泯滅無聞而敝之名與朱雲相上下慕義之士其可  
不勉乎夫不以貴賤生死為厚薄者非知道君子不能斯  
心也任社稷托幼孤將無所不可非若淺夫小人之不足仗  
也余是以贊之以為弟子事師遭變故者之法贊曰  
人之趨勢皆若可託觀於生死乃見厚薄朝以為師莫則  
背之人實易誰心其可欺嗚呼云生志剛氣烈曷以知之

偉然大節妻子在後鉅鎖在前所見者義吾何恤焉吾身  
可恤師其可負視更名者犬鼠之伍道喪民散俗益壞媮  
面恭背遠犬鼠所羞不赴其難矧徇其死我獨何人嗚呼  
云子

袁安卧雪贊

士必有守乃果於為苟賤軍汗大節已隳烈之司徒處困  
不折志行皎然與雪俱潔登庸三朝作社稷臣万乘安危  
寄公一身群賢朋效海內震恐正色揚言惴不敢動孰能  
使然惟氣直剛養諸衡門施於廟堂卧雪有畫千載作則  
貪夫視之尚喪其魄

馬融

馬融以通經術稱名儒既事梁冀復為作章奏請誅李固節義喪敗而不惜蓋其心在乎利祿也然卒不免冀手未幾髡笞徙朔方二者無一得而徒取惡名孰若不食冀祿之為高哉苟謂事冀為不獲已當其欲害李固杜喬之初毅然利大義而爭之以此得罪死有餘榮曲附姦回以啗身利而終蹈乎禍豈不足為患失者之戒乎

楊喬贊

富貴不可輕也然人不能輕富貴則不能處富貴捕虎者未嘗畏其為虎故帖耳安尾而唯吾之擒知其為虎而畏

之則必為所噬矣人惟內有所重故視外物也輕天下之物舉不足動其心然後可以用天下之物一為物所動將為物役之不暇而何暇用物哉東漢固多節士及其衰也貪者處大位而君子皆困于下故小人得志以至于亡不然當時之士皆王佐才也得一人且可鞭笞海內之盜况若是其衆乎楊喬不在郭林宗徐孺子之列然吾觀其人不出孺子下蓋其志可尚也人有慕富人之財而挑其女以逃者為利所役視富人若王侯將相視其家若鈞天帝宮而不知其為可耻也由君子觀之苟不以義則崇堂邃寢猶蟻穴然珪組之貴與苴蒯無以異曾何足顯乎

萬乘之主天下之至貴也。妻帝之女人臣之至榮也。喬惟恐為所汙，餓死而不辭。此其心豈可以勢利奪哉！使喬不死，命為大臣，屬以天下，漢猶可與也。桓帝不為天下慮，而為一女計，可謂不知人矣。喬之賢，豈可以女子誘哉！然桓帝雖不知喬，而知愛其才，則後世之不如桓帝者多矣。獨喬難遇耶？吾常喜孺子為人，飢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以為孺子與林宗、猶夷與惠雖不可以優劣，而孺子尤可慕。蓋漢季一人而已。及觀喬事，壯其志，喟然嘆曰：孺子不孤矣。吾求友於古人，舍孺子與喬而誰取耶？世皆知重孺子而不知喬可恨也。作楊喬贊，使人知重喬者，自余始。

贊曰

人之器量，有小有大。或盜一錢，或讓天下。天下雖大一錢之積，觀其用心，大者可識。吾謂楊喬可為三公，屈以非義。萬鍾不從，曷由知之？有大人節，帝女不娶，利豈能奪其中。所重在義，與道視卓操、董穿、竇之盜，伊誰可方？孺子之倫，永言尚友，卓哉二人。

孔璋贊

所貴乎天下者，非謂兵甲之多，玉帛之富，擅海內之珍，擁百萬之師，無術以守之，而至於敗亡者衆矣。天下安恃乎此？蓋人之群居，必有其望，百人聚兵，鬪之不止，一人叱之。

即愧怍謝罪而引退者此必人之所望也欲服天下之心者必先求天下之望而尊之所慕愛敬屬欲俎豆之而不可得者一旦立於朝廷則民焉有不歸者乎故周之興也以伯夷高光之興也以得張子房卓茂而賓師之武帝有汲黯諸侯惴畏而不敢叛代宗相楊綰唐幾中與斯數君子者其容貌非動人才力非能與舉旗斬將者角然而聞其風烈奔走順從惟恐不得覩其輝光老德私于中声名著于當世有非才藝之士所及也故一才一藝治功可稱者可以有可以無而名德為四海望者國家其替之所繫也唐天寶之亂世皆咎其不用張九齡信矣然吾觀是時

有名之士如李邕泰和亦一世望也而玄宗不能容之所信任者皆小人之尤聞之可為凜之而玄宗不悟是豈特是以失國而已哉殃不逮其身則幸也當泰和之被繫張說輩皆擠搆之欲致之死而布衣孔璋獨上書請以身代璋信奇士乎而唐之君臣為可愧矣國不惜才而使布衣惜之斯世果何如也吾感璋之義讀其疏而為之泣下曰玄宗之治不足觀矣賴有孔璋耳作孔璋贊其詞曰世有英傑生民之望國能尊之天下可王如海如河魚龍所依既據其依孰不畢來唐李泰和亦天下士胡不存之欲寘之死天將亡唐故褫其魄人望既隕唐幾不國我謂





110X  
134  
16